



09565

叵文用事

上係善書叔文善書皆以一藝

新唐書言王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

妓古太子自朝之名士與之密

言俱文珍等大言無忌從者竊耳語母死已臯留此何

結遂至招擄納

為其辭過甚通鑑創而不錄蓋從實也王叵以書侍太

前不矣用人然

子關虎蓬。○吳語無大志叔文班班能言繇奕甚進。○即

觀其革除弊政

見敬直易與爾二人素微賤所司不過伎藝卜祝之間

好名酒異巨歷

驟見幸太子太子即大位病居深宮帳幄中惟李忠言

使噴宗疾其具

牛昭容左右侍夫新天子方立即疾病不聽政大臣趨

其姦則其僞替

朝中外侍衛候音聲望顏色在朝之事宮禁不知宮禁

之當亦無大過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要之力小任重

之言在朝不聞當其時何者為貴惟出入通言語者能

確是二人定案

禍福輕重人爾任素入宮無間叔文附之託於昭容內

此文反覆論說

賢顧天下事惟二三人出內之屬本為杜舉人為主負

可謂深得其情

乘致寇其勢固然然二人即貴幸未敢輒自相數月間

孫執升

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秦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

禍福在也

德宗秕政一朝反之彼亦銳然任詔詔為伊周管葛復

出也

柄不司馬文章名人為死友復以善政鼓舞中外迹

其意非徒席勢位將以各招天下為不拔也天實惡之

欲其速死

表宮闕請誅任文裴凶嚴級繼之舉朝倚以為援然請

表宮闕請誅任文裴凶嚴級繼之舉朝倚以為援然請

表宮闕請誅任文裴凶嚴級繼之舉朝倚以為援然請

表宮闕請誅任文裴凶嚴級繼之舉朝倚以為援然請

表宮闕請誅任文裴凶嚴級繼之舉朝倚以為援然請

鎮逐大臣之朝已兆於此讀史者懷隱憂焉俱文珍等亦叔文力劄翰林職名王佖請起復叔文三上不報託風疾輿歸彼所恃者與援然卒去之者中人也順宗雖疾困明過德宗遠甚李忠言新用事熟不敵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任使倩人彼根抵淺又以貪人敗類易○休○與○叔○文○曰○四○曰○十○盛○之○云力小任重未有甚於此者矣

憲宗平蜀 劉闢

王叔文用事時章阜遣劉闢入京師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怒欲斬之闢跳身歸蜀時皆謂叔文恆忘謬喜怒不順及阜薨闢卽自爲留後發兵反又悔當日叔文不見殺闢也闢起家繇進士宏詞科佐臯府累遷御史中丞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以驕政別。

二

度支副使爲國表臣與武夫異顧鷲寒弄兵造大樓祈五福係首入興安門始歸罪五院子弟斬城西南獨柳下高崇文不通書以三千人破吐蕃三萬寇於甯州杜

黃裳稱其勇略帝專委以討蜀時宿將重臣爭自奮聞

詔特用神策軍使高崇文則大驚猶漢王卽軍中拜韓

信大將也銳師一出闢生擒羊灌田虛文若沈江中不

數月成都底定彼武人忠義倍闢材能智力又十過之

世且謂妄書生不及公自負士其榮辱長短豈待劉氏族

誅崇文配食始見哉杜黃裳贊策征蜀請專任崇文勿

置監軍又指授方略而以平蜀功歸之當矣章阜治蜀

二十一年歿而祠象獨闢於知人過任闢復以侈橫務

李錡以貢獻因主恩以佛遺結權貴其所恃者大耳刻剝民生侈然曰大人心中散立見恩結篇中貪寫恩情事無不逼至蓋兇殘慘逆其勢必亡貪人敗類讀此自應知警孽孫執升

蓋藏慮僚隊官洩之歲久爵高遲留幕府不令還朝卒使闕階為厲堯戒有云人莫躋於山而躓於垤韋臯賢者一念自私以闕蹉跌定秦之議子孫幾不免可不戒諸

憲宗平吳 李錡

孟獻子言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若李錡者兼之矣錡宗室子以貢獻餽遺致寵史臣曰德宗好貨劍南江西有日進月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貢奉江淮以南物力大屈錡尤暴橫聚挽疆蕃落謀自全布衣崔善貞訟其不法天子不問反械送錡生瘞坎中自是錡口耽耽無君矣自古言利之臣外貌不可測大抵其天資必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二

陰賊刻深錡厚賂李齊運結主恩即選腹心為五州鎮將日夜謀變彼言利者何知義下賊百姓上逆天子苟便於身則逞一決爾然李深入常州顏防斬之趙惟忠連營湖州辛祝募鄉閭子弟即斷其首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錡兵馬使也裴行立錡甥也還兵相向如縛犬豕錡在浙西久割剝六州以自肥且謂富敵公室出家財驅使民不數月可坐明堂朝諸侯也三將方發而身絕賊下何哉浙西地非反側四鄰效順不為逆使錡獨藉貨財陷人大軍一至渙然中離紂衣寶玉以焚燬夷公好利而亡其所少者豈財哉迹其所為雖有國必亡况為人臣行背逆乎

魏博事勢李終
料之獨詳此文
更加透徹不特
弘正忠義寫得
英英有生色豈
一時將士環拜
之比至廟裏所
在諸藩之得失
因之結到歸市
處尤爲得由勝
之本孫執升

魏博歸朝冊弘正

唐書田弘正父子至承元史孝章同傳所以表忠義爲

藩臣式承元孝章不登申壽世皆惜之弘正父子不得

其死予尤痛焉弘正父延玠承嗣從昆弟也承嗣盜磁

相延玠抗節不汗山悅從恆鄆作叛正言責之不納憤

死弘正性恭遜又親見其父行事豈肯苟同季安相隨

亂虐乎懷諫十一歲孺子爲母所立決政家臣弘正晨

入府將士環拜請爲留後弘正驚不應與定期約守朝

廷法令乃許當時人心擾攘不屬孩童其敢於奮決推

所尊愛者亦以朝命未至政歸婦人一國三公惟衆是

從爾李絳料懷諫乳臭諸將必不服從起而代者必歸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命天子及魏博監軍奏狀請卽降白麻除弘正節度使

制命一至魏人鼓舞夫以弘正忠誠卽微中使先至裴

度宜慰自稟命無貳然失之須臾士心懈矣大歷貞元

以來方岳連衡以逆節爲守常以恭順爲反古上之求

下急於下之求上也李絳處置得宜成德充郾使者皆

諫偃彊何益後日崔悛恠魏兵二千不給弘正遂使忠

臣喪元孝子刺心河朔永不可復廟算一言繫藩鎮得

失固若此哉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憲宗初卽位劉闢楊惠琳李錡抗命咸討誅之國威振

大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貞卒子承家擅文帝遣

承宗叛服不常
朝廷不能深討
道心既斷承
宗終始於體而

云降魏博爲之
送質得洗雪信
官蓋成德事勢
與他鎮異武峻
忠款則承宗逆
命尙可包荒即
盜殺宰相又非
其罪割斷復極
分明文致又復
英森淋漓滿志
無踰斯篇○以
車闕非人明朝
廷之失體以誅
極幸免爲叛逆
之深戒標舉大
義是極有關文
字深執升

裴武宣慰承宗表獻德棣一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

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

襲昌朝執之以歸帝次削官削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

瓘爲招討處置等使踰年戰不利制奪承宗復其官爵次復官

十年盜殺武元衡王士則上告謀出承宗詔議其罪十

一年復討之渾鎬戰敗十三在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

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叛則討之

服則赦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於強藩

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

盧從史申蔡有吳元濟淄青有李師道或誅或執不遁

天戮承宗旅拒王師獨倖無恙因寵幸終何哉盧從史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五

之有昭義也攘之於來希皓又陽順而陰叛承瓘奉詔

密禽所謂乘其不意而取之也李正己逐侯希逸而有

淄青吳少誠殺陳仙奇而有淮西盜賊之擢也再世方

滅猶網漏吞舟矣王武俊契丹部種隸李實臣帳下實

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放其恣心遂同田

悅朱滔爲寇不臣之罪誠無所解然建中興元之際涇

原兵變帝走奉天朱泚亂於內李希烈李懷光朱滔等

亂於外武俊舉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爲唐擊

賊卒使鸞輿反正王室奠清其功甯出李晟李抱真下

乎帝寵武俊襁褓悉官身死昭諭禮比渾瑊子士真息

兵善守歲貢中朝恭於燕魏其奉國之勞結下之恩深

乎帝寵武俊襁褓悉官身死昭諭禮比渾瑊子士真息

矣。鎮州世習以爲常憲宗忽怒承宗臨之以兵是卽元戎大帥建鼓親行尙慮惠雙言未分堅銳難下奈何以斧鉞重任寄之刑餘闕穴之臣哉承宗墮北帝詔罷兵復以盜殺元衡更議征討雪宰相之恥其名正揚鍾鼓之靈其師壯然爲盜者李師道非承宗也方討之而旋知之亦云有辭矣承宗之初自立也叔父士則恐禍及宗來歸京師其旣死也弟承元繼之恭請朝命移鎮義成王氏世有順臣而承宗乃恣睡負固此一人者獨何心哉上負國家內背宗黨適不爲元濟師道者亦天厚之也。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六

起字將淮西三逆操擘分明接下可遂段分叙而以一一語界加論次後用網羅大綱以養忠追咎德宗以英斷歸美憲宗蓋德宗信中人寵宗任賢相用人所係固自非輕其分叙似列傳其纖疑似合論非其孫執升

淮西之不順也德宗時有李希烈吳少誠憲宗時有吳元濟希烈反於建中之三年死於興元之二年少誠反於貞元之十二年赦於貞元之十六年元濟反於元和之十年誅於元和之十二年三賊陸梁無過四三年卽靖然已重爲天下困矣希烈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後忠臣荒縱衆怒逐之代宗詔希烈留後德宗立更被寵遇旣平梁崇義功多隨兵欲有其地李納朱滔田悅等叛奉命出討反與連和遂致奉天之變王室幾搖後兵勢敗蹙陳仙奇因其疾毒殺之與衆來降詔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者幽州潞人希烈所寵任也爲之報讐復殺仙奇而爲留後專據數年忽叛

憲宗唐激南五樓之役六師屢潰不得已而赦之德宗

之不斷也憲宗元和四年吳少誠死吳少陽殺其子自

攝軍州詔委蛇順之既死子元濟遂反兩世跋扈義難

再赦朝臣請緩成德之討專事淮西裴度親詣行營李

愬奇兵克襲元濟立禽韓愈碑云不赦不疑錄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威然哉唐末藩鎮有人接踵為逆者

無若淮西斷以主法無烈一動而亂天下賊之自也少

誠黨希烈殺仙奇而復反同乎為賊者也少誠與少陽

友善養以為弟少誠死而背之猶少誠之殺仙奇而無

忌也元濟藉父之資以抗朝命猶少誠之甘逆節而不

悛也德宗則不能遇希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中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不能雪仙奇之冤善寇忍禍幾十餘年申蔡之人恬於

搏門軍號驟子兵習星文日無朝廷久矣元和之治立

矯前弊罪人斯得亦可謂寬蓋先人而昌大之也德宗

信賣文場而用韓全義則兵敗而不知憲宗信裴度而

用李愬則師行而卽服蓋任臣且者亂任宰相者治也

然成德之師幾覆於吐突承璀則淮西神武憲宗亦有

鑒而能改者歟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劉詢云或問李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

而已何哉答曰納與師古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

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為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

朝廷任人得失
即藩鎮治亂所
由分德宗相慮
紀而名號歸宗
相義度而致治
於引唐書處大

升
西自一片深然
頭緒清楚快神
一大公案吾得
其委以完清尚
其功曰曰隨筆
而少則則城
至五

憲宗當朝裴度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在諸

奴內聽羣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至哉斯言

可謂明於論相矣德宗建中時大亂紛起一亂於朱滔

田悅王武俊李納之合兵一亂於李希烈之自稱元帥

一亂於姚合言之奉朱泚據長安一亂於李懷光解奉

天之圍不得見帝而反其禍皆賊杞成之即赤族無以

謝罪裴度在憲宗時惟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

未聞有謀史亦歸功焉者以其主廟堂之議也且淮西

蕩平淄青膽落田弘正度河鄆州大震帷幄繇度豈虛

美哉兩河自安史以後迄於貞元父子擅襲六十餘年

號為反側之俗至師道謀殺宰相焚宮闕惡過父兄不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八

容天宥吳元濟既斬懼獻三州可緩旦夕死復惑蒲大

姊袁七娘言抗命求闕不亡何待李錡之叛也遣張子

良李奉仙田少卿襲宣州三人知其必敗與裴行立同

謀討之械送京師師道喪亡亦然劉悟為師古信愛妻

以從媚後事師道見疑勒兵入城斬其父子後夫有凶

禍生親近左右之甚刃密於朝廷之蕭斧亂賊又安可

為也憲宗任村黃裳則平劉闢任武元衡則平李錡任

裴度則平吳元濟李師道用賢而效成功赫赫如然師道

初襲節度黃裳欲乘其未定以討分削帝不能用卒煩

甲兵元濟死帝心微縱蕩於神儂負利皇甫鏞程昇與

度維相淄青方服帝亦上賓元和之治銳於劉闢衰於

度維相淄青方服帝亦上賓元和之治銳於劉闢衰於

度維相淄青方服帝亦上賓元和之治銳於劉闢衰於

師。並夫。筆。而。倦。勤。即。處。勝。膏。足。恃。乎。

河朔再叛

先將瀋州諸州分拔一段

唐之藩鎮。天雄軍有州七。貝博魏相衛磁洛也。成德軍有州六。恆定易趙深冀也。盧龍軍有州九。幽薊營平涿莫檀。瀛瀛也。平盧軍有州十二。淄青。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橫海軍有州四。滄。景。德。棣也。彰義軍有州三。中光。蔡也。昭義軍有州五。鄆。邢。潞。洛。磁也。宣武軍有州四。汴。宋。毫。穎也。憲宗元和十二年。吳元濟誅而彰義安。再將諸鎮漸平之十三年。程權朝而橫海安。十四年。李師道誅而平盧安。田弘正朝而魏博安。十五年。王承元徙鎮而成德安。穆宗長慶元年。劉總棄官而盧龍安。藩鎮之亂息矣。味幾。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九

唐自廣德之元。史朝義。首。僕。國。懷。恩。恐。賊。平。寵。哀。矣。以。蕃。人。為。制。將。河。北。之。失。自。此。始。元。和。以來。諸。鎮。漸。平。至於。長。慶。處。置。乖。方。朱。克。融。王。庭。湊。史。憲。誠。相。因。為。劉。朔。延。不。能。誅。討。因。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詔。於。唐。亡。不。能。復。取。夫。藩。方。效。順。田。弘。正。父。子。忠。義。最。著。元。稹。以。習。公。

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大功。對雪庭。委庭。速。可。雪。則。賊。皆。連。誅。而。綱。紀。不。立。中。間。於。弘。正。父。子。反。覆。致。稍。蓋。痛。魏。博。之。顛。頌。而。朝。廷。廷。若。君。罔。聞。不。在。延。持。論。不。堅。致。河。朔。論。亡。莫。敢。通。賊。祇。亂。山。東。族。臣。必。亂。天。下。諸。習。公。之。疏。下。今。猶。使。人。於。呂。孫。執。升。

而盧龍亂。則因張弘靖立朱克融。成德亂。則王庭湊殺田弘正。魏博亂。則史憲誠殺田布。其後憲誠被殺。而河進滔立。再更五姓。至羅紹威。而魏博滅。克融被殺。而李載義立。再更六姓。至劉仁恭。而盧龍滅。獨庭湊保侍終一姓相傳。凡五世。至路而成德滅。終唐之世。三鎮非國家。有也。夫劉總之始。以盧龍歸朝也。分所屬為三道。送宿將於京師。誠謂雄鎮。瓜剖勢無兼。疆銳士入衛。人消異萌。亂且汔止。而崔植杜元穎坐無遠略。不加省憂。遂令朱克融勒歸本軍。張弘靖驕貴。啟禍宰相。失人亂卒。思。顯。朝。廷。之。禍。罪。不。獨。在。下。也。田。承。嗣。累。世。負。逆。天。下。若。兵。至。弘。正。始。送。懷。諫。於。京。師。身。自。入。朝。變。魏。人。之。梟。

形釋申朝之耶食盡力募義未有及焉殺於庭湊起布

討之憲誠鼓衆潰叛布不忍背國抽刀自刺死父子忠

孝感動神人是時集天下之兵專誅二賊度其偏強豈

過淮西哉元稹忌裴度勸穆宗雪庭湊而罷兵義士解

體亂賊橫興又誰咎乎且魏博據土五十餘年將士習

安不知有唐弘正請使奉貢非衆所欲令當其入朝請

留時予以他官置帥魏博可矣既遣還鎮又徙成德成

德世據未易代魏衆怨弘正未易使是驅之死地也弘

正死復令子布統魏兵諸將益偃蹇逼以河朔舊事布

遂自設廟堂處置失宜而田氏父子俱死魏博與成德

俱失悲哉庭湊憲誠既亂則天子不得不赦克融既赦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十

克融則將并赦庭湊憲成於是有賊不討喪地不問而

河北坐亡杜牧云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頤之五

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頤之三年無山

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

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

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地形然也夫魏之

繫唐若此而唐之失魏若彼石晉燕雲之恨南宋中原

之痛皆猶是夫

南詔歸附

南詔疆大緜皮邏閣史云天后時蒙舍邏盛炎入朝妻

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死唐地足矣暨長子炎

女遊之策在於
任人觀於南詔
其得失之數大
致已自可見

再詳前

關立而死盛羅皮繼之生皮邏閣遂併五詔賜名歸義

為唐藩臣與吐蕃抗衡可謂非天哉天寶七載陷羅鳳

攻陷雲南擊始張虔陀朝廷不懲其忿輕發大兵討之

前後死者二十萬人鮮于仲通敗於瀘南李宓生被禽

揚國忠皆隱其敗更以捷聞嗚呼蠻夷荒鄙之人何知

禮義苟懷之以恩猶可柔也安有天子守臣利其財求

私其妻子而猶望其稱臣效順永無二心者乎觀閣羅

鳳北臣此蕃刻碑國門明非本心及孫異牟等立鄭回

說之歸唐也章皇皇書痛言四忍四難忍益信淫昏惟

擾迫而始鋌曲在此不在彼也杜元穎治蜀不恤軍士

驅與蠻合噬巔入寇成都守郭釗勉與立約攻掠相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定李德裕練葺積儲蜀人乃安然桂林兆禍雲南之患

究與唐終始矣大南詔一叛李晟擊之章舉招之蘇寇

出師崔佐時宣詔歷數年乃服而杜元穎政一不修亂

即逢起視黠蒼山載書無有也蠻性荒忽易動而難靖

其俗固然若天子守邊之臣惡貪人尤惡庸人此其鑑

故

宦官弒逆 甘露之變附

文宗謀誅宦官不得意忽忽不樂歎息涕泣自恨受制

家奴不如周赧漢獻後世竊悲其志要當日事非難也

帝以宋申錫沈厚忠謹拔擢為相密圖誅內申錫漏言

鄭注王守澄令豆盧署評以謀立漳王百

中人為逆百陳

弘志之中初殿

始也穆宗置而

不問至於發示

後以繫此酒

見其主而此

只是論文宗

重蓋文宗

受制謀誅宦官
申錫以不密害
成訓任以檢校
敗事前後兩蚤
議論皆以翻跌
取勢以直知見
情使人讀之幾
爲冤攻幾爲免
所文之移情無
論此等○會背
改元衛公進任
声色不動大慈
點飲蓋未特加
推重蓋軍功大
知之無人也明
此見彼機致甚
富孫執升

邪正混淆是非
莫辨而所用治
亂之教則固與
可立決者極云

斷在心親坐殿庭召告者鞠之不第申錫無杜諸奸人
指授者可廉其狀鋤而去也國家之法謀逆者與誣人
逆者同罪令申錫謀逆罪當死令申錫無逆謀豆盧之
誣誰爲主者不勞聲色罪人立得矣聚公卿議之惟命
徇於城社惟命守澄雖傾危其計適以自覆敗也告密
方至大臣遽譴帝何無聰明大度哉李訓鄭注孫守澄
進身耶殺守澄此亦以夷治夷顧人主用之何如耳文
宗則非其人也訓害注之成不與甲於送喪而託觀甘
露借以驅除譬猶與蠻夷鬪者不戰於千里之外而角
觸穴中不亦危乎韓約變色士良告變合帝能泣獄焉
李訓弄兵仇魚殘首可同日死也倉卒潰決倒授鑊柄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士良等顯知上與大臣有謀也縛王涯賈餗等盡斬之
懸首興安門外豈獨快其私忿直威天子姑待以不死
耳陳弘志弒憲宗穆敬不敢問王守澄誅劉克明等立
文宗有大功執而殺之不過尺一詔書獨於士良諸中
入紛紛甲兵何爲也合狐楚鄭覃不能紓君之憂出班
等於死而唯唯證成彼哉斗筲之徒矣迨武宗立李德
裕相士良遂歸私第貴爵並絕欲清君側者其人固不
易哉

朋黨之禍
牛李相與軌垂四十年。
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皆與李德裕不善人咸直德裕
曲逢吉宗閔獨於僧孺多原之曰其人廉謹非齟齬人

遺選武宗經旨
指置易於運寧
者等此文前十
以虛致畫其情
現後半以實事
證其功罪虛者
落得實實者結
得地變化錯綜
神妙莫測。行
公才畧有餘位
復不足思仇報
復不忘於心遂
不能不受於者
之責至於天祐
而清流既盡事
室亦底於亡厥
箱堅流固當慎
之於其術孫執

者抑其居朝廷。碌碌無短長。司馬光責之諒矣。漢之黨
以漢末相光

綱始於甘陵二部相議。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其終也以

節義。唐之明黨始於劉蕡成於貢舉。所爭惟勢與利。而

已勢盡則離。利盡則故。劉峻所為廣絕交也。卒禍移國

家燎原不止。嗚呼。凡人失意相怨。望得志相應。緩羣居

無聊。放廢議論。或過而忽之。及登巖廊。升鼎軸。睚眦發

心。雖君父急難。不能易也。繇彼所見者。小所持者。深君

子奮於激。昂小人積於陰。賊維蜂與蠆。實有其毒。非有

天下者。其誰受之。是故人臣有朋黨。非社稷之福也。僧

孺不納韓弘錢。千萬穆宗閱視財簿。拔而相之。其致主

近正上。所以不次擢者。異於羣臣。顧不念國家日夜擔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心。惟以沮害德裕為功名。維州之議。縛送悉坦。謀於時

蕃文宗始聽而旋悔之。僧儒亦繇是疎罷。猶沾沾欺人

主謂天下小康。誠哉。竊位偷名。無所逃罪。德裕相武宗

會昌。致治威惠。夷夏宣宗。惡之。渝身漳海。可為歎息。夫

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曾史躋路。闕然

人主之前。善任如漢高。聽言如唐宗。智常不察。願用其

人而治。與用其人而亂。可以成效論也。僧孺歷相三十

一。無表見德裕。綏三鎮。制蠻夷。六年之間。政若沛風。雨

人功罪懸絕。不待智者賢否已辨。烏可以愛憎持兩端

也。然德裕功高望重。吳湘冤死。匡州之貶。咎若自取。夫

盧杞日夜殺人。人主不疑。名之曰忠。德裕在位。一夫失

所則身殉之賢者當人國平心善物尤貞兢兢哉至朋
黨議起危亂循環白馬驛之禍凡潯紳不與梁者柳璨
皆誣以朋黨貶死數百人優游六合皆梁賊也反指唐
臣爲黨其時所謂邪正又何如哉天祐毒痛實基長慶
歐陽流涕而著論有以夫

武宗平澤潞

劉稹以從諫從子狡焉杭命李德裕破羣論請用兵時
昭義最富強難戰勝科斗寨之役賊勢橫奔大將損辱
衆議鼎沸天子雖神武始亦懷疑兩端然觀德裕次第
指授賊不足平也澤潞謀叛所持惟河朔三鎮今詔王
元逵何弘敬討稹張仲武禦河鵬不惟去其輔車且使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捷則稱其功以激厲諸道弘敬不出師則詔王宰意趨
磁州李彥佐觀望不進則令石雄代晉絳王茂元有疾
則令宰兼河陽宰不可專在則又資以敬所制以劉蕡
激以石雄使之不得不盡其力楊弁作亂則決合客軍
討之而河東成兵自取太原李石王宰上稹降表則責
合舉族面縛而密詔諸帥分行高文端之策凡所謀畫
決機廟堂之上轉移俄頃之間中使不得閑說武夫願
爲盡死卽杜黃裳裴度不及也至裴問崔韻請降於元

遠王劍請降於弘敬郭誦內變武宗亦料其計必出此
矣詎斬劉稹日望旌旗則德裕建議合石雄入潞州擒歸

衡公謀畧沛如
武惠信任不二
澤潞之平妙在
先有以處置三
鎮至於命將指
揮無不悉中法
更卒之劉領三
自郭誦伏誅三
鎮遂不敢有異
志篇中反眾論
贊大約多推美
衡公之詞乃史
言帝英敏特登
委在能臣鬼神
黨如拾芥取大
原之反掌若武
宗亦何可多得
得是篇多揚
厲尹人之篇蓋
愧男子之不日
人亦也嗟予正
義明於閭閻所
此者見中所讀
此而不知歟歟
者豈人情而
執升

一方覆劫大盜
非迎言者見致
為憂去大若士
武破則因事受
指謂月如如亦
其將譽素田亦

由是不山學也
篇未深惡忌功
之也殆亦有見
於時爭而其
敢情與文載
安詳以正以
極表文帝行六
羊叔子之屈孫
批升

斬於京師。溫公謂被降非信抑不然。穰一喉孺子。宜與
王協導之。為亂又殺以求賞。無夏侯。登誠目之悲。而效
子密囊頭之惡。且夷戮宗族。誅及襁褓。怨毒甚矣。不陳
朝市。何以訓天下乎。稹與郭誼定約。入告其母。裴氏母
日歸朝。佳事。但恨已晚。邯鄲李新聲。張谷侍人也。當從
諫。覲時。勸谷脫族西去。勿顧一飯恩。以骨肉睨健兒。
食昭義。將士竟無一知義識。變如兩婦人者。悲哉。

裴甫寇浙東

宣宗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綱目著之。汲汲乎有盜賊之
憂。又七年而咸通改元。裴甫唱亂。自是靡助。芝巢接踵
紛起。遂以亡唐。然則諡宗初立。桐柏控師。非小變也。鄭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祇德以子顯尚主。固求散地。顯求作相。貽書切戒之迹。
其生平類有讓者。顧應變制敵。非其所長。國家用爽。其
分坐喪。范居植等數將賊勢。滋大拗曲。逆所以譏尾生。
孝已也。王式受命討賊。置酒餞客。意甚閑暇。軍令方舉。
十九戰俱捷。賊跳入剡。合圍禽之。易於撓指。或謂甫酒
人無能。賊中多智。無若劉旼。合旼計行。襲越州守西陵。
掠維揚。取福建。王中丞雖智勇。未能猝下也。然裴甫略
非孫權。其策士戰卒。不及江東還甚。驟聞式至。徒驚震。
駭欲大兵。橫馳斷截。江海即鳥飛。獸逸。勢有不能。劉旼
躑躅唐興。斬王韜。以自解。亦謬援天亡。蓋非已罪。爾王
式破賊。指略絕人。慮表其所得成功。在多兵不惜。費然

非夏侯攷悉力於內樂羊中山王定見制矣攷爲相無他功能獨專任王式蕩平浙東於晉公淮西之事可稱庶幾新唐書於其本傳略而不書乎竊惑焉彼執政在而不念國難而媚嫉疆臣多方沮之侍其一敗者亦攷所深笑也

龐勛之亂

許浩等作亂惟
龐勛爲主當時
亦戒之者合立
詔移滅之者康
承訓往來詔救
勳兵擊賊者辛
立抱未有原委
叙得有輕重面
文致奇矯筆比
有英爽之概

龐勛因徐州戍卒剽掠稱亂此與秦時驪山徒縱行豐西澤中漁陽適戍至大澤鄉謀舉衆稱公子者何異然許估輩故羣盜勛一小吏爲所挾持徐兵久戍桂州六年不代怨望思歸激而一決無諭沛公大度非彼所期此中事詳見前卽攘攘求門卒衆擅歸圖見妻子亦何嘗有陳勝吳廣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去

成訓以沙沱成
功此爲將擇人
之效彥會以衆
刻召亂此規察
失職之賊功成
分明筆無虛下
孫執凡

之志哉合狐綯以宰相出鎮淮南當勛等更下時令聽李湘言殲之此为上策高郵亂可立止迺縱之渡淮陷宿州破彭城因崔彥會要天子節鉞禍始烈矣綯所見不出境內初無意也亂兵紛馳幸無擾城郭卽可謝天子告無罪抑思大臣

慮四方數千里外有赴愬患難叩關不甯者號合鉞鉞得專制之賊至境不能討反逸之使禍鄰國已子之其正此去身爲盜者幾何也幸謹擊劍尙使年五十罷居揚州未嘗有細所逃茅土之責一將之任聞泗城危迫身員賊柵趨見杜愜願與同死犯圍請球迎糧濟師凡往來者十二泗州得其地全營龐勛據徐城分兵四出所急爭者唯泗蓋江淮之衝用武之首也安慶緒之亂尹子奇專攻睢陽張巡許

遠以死守大小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身雖死而賊亦困杜慆以孤城捍勛助之精銳悉集於泗辛讜奮身出人泗完而賊旋受誅雖時望救有幸有不幸讜能得之於郭厚本張存誠南霽雲不能得之於賀蘭進明要彼忠烈蓋齊致矣康承訓奉命討賊奏乞未邪赤心白隨戰勝之本自得人始銀刀雖橫豈能敵沙陀哉王弘立殺戴可師於淮口氣矜之隆遇赤心騎兵三萬人俱糜碎張玄稔初脅從勛繼謀歸國青旌一立徐州遂平承訓善將又能用盜龐勛父子亦何能爲彼唯狎慕洵鎮謂節度可以攘臂得也朝廷怒不肯赦橫屍路隅猶恨死晚天子貴威斷戒姑息懿宗行之尙克有濟君子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七

益傷德宗矣崔彥曾不善撫循怒怒召亂徐卒至符離諸將請發兵先擊元密陷死荷滄世尤其失策然賊執已成卽不擊聽其至徐州內城必潰將帥必辱彼亂積威逼三年之秋適當彥曾而發斯亦足戒役非其民使非其時者也

回鶻叛服

追述所尤始

回紇故元魏時高車部也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

方雄北荒旣處羅可汗攻脇鐵勒坑其渠家數百回紇

遁居娑陵遠默啜破敗突厥衰微回紇懷仁盡有百節

奴地夷狄廢興彼此以時強力惡可久恃哉安史寇亂

兩都陷沒肅宗卽位靈武獨倚朔方軍孤危不保懷二

外兵入旁多為
回患回鶻於唐
有大功其唐
非屢見告原野
謂子美所以
致於留花門
也篇中分則忠
進退原功則忠
得舒緩收得嚴
亦可謂安雅之

道其太子葉護助國詩逆香積列陳鐵騎奏功新店疾
戰黃埃矢發西京東京以次蕩定迹其功賞勞被社稷
未可與始畢助高祖同日論也然大掠三日從欲無厭

蹟而不止國何以堪代宗當陽懷仁已死登里無信時

負盟約死朝義僕固懷恩屢相誑誘舉眾入寇雖劉清

澧楊廣平之威郭子儀著大人之信虜心內動反為我

用而鞭撻使臣殘毀州境罪已過浮彼夫羊之性見利

則颺急難不肯盡死安樂難與同功中國無援迫而與

親即獲數勝不免後憂小逆犯朱雀門大逆犯長安其

無忌者素也德宗新立登里欲乘喪進兵頓莫賀力諫

不從遂殺之而自立此在彼國為逆在唐至為忠天子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不念其德反縱張光晟殺其使者九百餘人曲在中國

彼不敢怒李泌勸許和親誠以大功宜錄小忿可捐逆

釁未彰順節當勸釋回紇而討吐蕃復讎之義柔遠之

仁二者咸盡厥後李德裕相武宗招徠盟復斯以逼烏

介册命黜戛斯以靖回鶻貳而執之服而舍之策不外

是蓋不窮人於險則荒狄感慕使彼自為鬪則中原不

勞善用夷狄遠昭聖武即太宗平突厥破薛延陀亦然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唐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

高昌徙安西都護於龜茲統千間碎葉疏勤號安西四

鎮立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那

盛衰之數各有其時唐急兵威未能立功西域至宣宗而復河湟吐某哀維著以其國內相

攻唐得以舉其
便也然聖人外
濟不意內治所
以明根本之圖
在此而不在于彼
老成謀國為慮
良深孫執升

於積石西置苑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所在屯田

積粟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自安祿山作亂乾元

以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淪

喪杜佑著論有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

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

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吐蕃已生聚數十萬家矣

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扼險屯田畜力為復河

湟之畫計之急者也然憲宗覽天下圖思規舊封經略

未暇及宣宗世吐蕃國亂唐師一出不刃而復河隴高

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犒馭盛哉

恥雪累朝地橫西極豈盡師武臣力亦因時勢者易為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九

功也高宗命李勣伐高麗賈言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

乎對曰必克揚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故也先帝東

征而不至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恨災荒若

作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夫吐蕃連繫當國

山崩地裂夜聞鼓聲怪異數見猶高麗之狼狐入城蚡

穴於門也論恐熱與尚婢婢故戰不休猶泉男生與男

建男庭之互相猜貳也數盡則國多憂內攜則眾不附

趨而事大必以中國為淵藪是以康季榮等無爭鬪之

勢張義潮向延心建忠順之効天子安坐而有之不能

卻也然唐室外患惟吐蕃回鶻強且久晚節二姓滅亡

為國大慶而唐祚亦衰豈手疥背疽禍有淺深不在遠

而在近與呼韓稽顙不補漢亂啟民上壽無救隋亡聖人先內治猶兢兢哉

蠻導南詔入寇

疆場之事在於任人唐以所用非入南詔因而橫熾篇中歷叙情事而以咏嘆永之文情應寄交致動直啟輿軍中事宜諸狀想此皆無以洞深劫升

史責唐明皇一日殺三庶人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閩羅鳳之罪士死十萬當時克之言最深痛卒亡唐者桂林成卒也南詔之覺始於鮮于仲通張虔陀繼擾於杜元穎終劇於李琢自是國勢日降任人日非亂用是長矣
○不任、教、息、
蔡京忌蔡襲請罷戍兵李維周惡高駉擁卒不發喻上珍貞齋降賊李師望欺罔朝廷秦匡謀棄城路巖息政非皆無赦且師望既罷代以竇滂貪殘過之是去一賊生一賊也滂師大敗利於西川陷沒援軍北至輒說止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無前是不惟歸而與尸且身爲戎首也李維周既不援駉復匿捷奏誣其玩軍幾至貶易是殺賊者有罪養寇者有賞也康承訓喪師邕州賴小校燒營羣蠻解圍盡攘其功騰表大賀顏慶復弟死於賊不念同仇反疾宋威功多勒奪其軍使蠻過斷橋復恣是皆緣寇以爲利取人國而徼倖也夫天子居深宮之中命將萬里之外假以鐵鉞政繇閫帥勝則社稷之靈敗則捍圉之僇今相率爲欺觀望齟齬武夫媚功中人筦利貨賂行於兜不察此而無亂自古未有幸也
○正一反、緣、同、劫、之、致、
至京師安南再鎮遂得開成都之門置平夷之戍否則

鬱氣方熾我師未老賈耽揚慶復雖堅守如臧質不免與黃景復同蹉跌矣若夫酋龍老死子瀟代立朱繒少年甯足深罪許之以和罷兵息人未始無益中國又不可以雀檐安潛守經之論談高駢辛讜為劉敬也

李克用歸唐

真平罷助之功

唐懿宗咸通十年冬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十一年冬十二月以國昌為振武節度使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國昌李克用為留後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冬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秋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十一

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中和元年春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六月克用陷忻代州二年春二月克用寇蔚州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趣河中十二月以克用為雁門節度使三年春正月克用敗賊將黃揆於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此面行營都統三月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尙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五月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冬十月克用取潞州四年夏四月克用會許汴徐充之軍於陳州黃巢退走五月黃巢趣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尙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兖州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秋七月克用表討全忠詔論解之光啟元年冬十月

之益傷其盡思
賜刀而卒不見
明也前半引綱
目成文而以一
語宕起議論情
事精義縱橫皆
有逸致孫勃升

克用始事似乎
專然自節鉞
既按克黃巢抗
命討三鎮厥
功勳備蓋張濬
高克用之仇未
忘首克用之敵
朝廷罷其所仇
助其所敵勢弱
則攻之功成則
高之故篇守多
局克用機覺之

李氏始為寇
李氏始為寇
李氏始為寇

田令孜遣朱玫李昌符攻河中克用救之十二月進逼

京城上奔鳳翔二年春正月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上

復走入大散關夏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與王重榮

李克用共討朱玫冬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昭

宗大順元年夏四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秋八月克

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冬十月官軍潰張濬韓

建通還二年春二月加克用中書令貶張璠繡州司戶

乾並二年夏五月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關六月

克用舉兵討三鎮十一月克邠州王行瑜伏誅十二月

克用還晉陽嗚呼綱目書法若此克用功罪見矣唐室

之亡黃巢始之朱全忠終之朱玫王行瑜李茂貞韓建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等交亂之長安再失而復乘輿數遷而反其誰力哉即

罪克用者云雲州之據擅殺防禦沙苑之戰逼走天子

然觀黃巢糜爛之時鷓兒軍至反亂為治功奏第一雖

有百愆足以贖矣克用方救全忠而全忠圍之是全忠

負克用也功高朝廷而張滑討之是朝廷負克用也為

克用者國家急難則奉命驅馳賊勢少寬則身見攻擊

八片當此而不怨者但能必之郭子儀不能必之李光

弼也至三鎮犯關殺宰相克用奪義進討韓建呼城行

瑜授首遂欲乘勢取茂貞為左右所扼止其入朝表謝

引帥去進不為王溶之爭功退不如李懷光之忿叛克

用此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觀之日克用沙陀之武

用此時直純臣矣嗚呼射獵達觀之日克用沙陀之武

夫也。還旆晉陽之日，克用唐室之元功也。其爲武夫也，數語分對，虎用極力，騁美。有人亂之才，而天資則忠，其爲元功也。有難居之名，而宅心則順。天下方定，而淮陰縛漢賊，未滅而武侯死，魂魄干載，管王有同恨焉。忠品出於恨。

黃巢之亂

宋祁有言：廣明元年，黃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林亂，遍天下。朱温卒攘神器，有大抵皆巢黨也。孟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然于仙芝起長垣，最強暴裴渥許爲奏官，卽帖首請降。巢凶戾過仙芝，其所耽耽，惟節度使度彼大欲無踰。龐勛志望不得長驅入關，五轅蒙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力尾踵者，聞警而推事奔馳，無一非令致所致。且黃巢斬首令致，向在卒致，蒲鎮相攻，唐因以傾然則黃巢固羣盜之魁，合致光召亂之本。篇中深惡合致，見得君側之惡，固不若稍從未滅，道是老史鐵筆。○議論如風發，機勢若雲翔，滔滔汨汨，其來無端，其出不竭，當有觀止之歎。孫

塵遂瞰寶命，逮歷奔狼虎，谷計無所之。始語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誤矣。生無項羽，獨霸之略，死爲曹操，欺人之語，崔蒲賤人，寔足圖大。究令四海分崩，天祿永絕，其誰之過歟？田令孜以果食游戲，厚結僖宗，專政放恣，濁亂天下。當時南衙北司，互爲唇齒，九流三事，不別貴賤，耆老侮於朝堂，盜賊競於草莽，巢等馳檄中原，章奏論列，咸待指切，朝廷詆訶，禁密皆處士不逞之辭，窮民怨毒之結也。盧攜始任宋威，繼任高駉，其策俱失，及駉受巢餌，張璠戰死，益無關心，逍遙河上，初止畏寇，而後漸不臣，忿生於怯，叛成於慙，不能讎賊而反讎君，國家何利有若臣哉？劉巨容停斬賊衆，將

龐勛信亂王黃羅起虛室之禍於斯爲烈，惟時令致後軍容凡請此授者，其奏請此文起乎凡，此勢入至說到合子則步用，緊着善益賊得，以藝言彼帥虧，其神馳將兵者，觀望而莫肯盡

力尾踵者聞警而推事奔馳無一非令致所致且黃巢斬首令致向在卒致蒲鎮相攻唐因以傾然則黃巢固羣盜之魁合致光召亂之本篇中深惡合致見得君側之惡固不若稍從未滅道是老史鐵筆議論如風發機勢若雲翔滔滔汨汨其來無端其出不竭當有觀止之歎孫

盡欲留爲富貴資。竟不窮追曹全。政渡江逐比。詔段彥
謨代之。乃止。賊勢復振。惟朝廷負人。人遂敢負朝廷。滔
滔六合。無一舉義。如顏泉卿。張巡者。天子其何賴焉。潼
關既破。車駕出走。世威。咎帝不鑒覆轍。輕棄宗廟。然時

非天寶。主異立。宗張承範將弱於哥舒翰。黃巢賊盛於

安祿山。時窮地迫。勢必奔馳。獨恨田令孜。疇。幸免不

得爲楊國忠之揭首馬。崑。君子於是知天之有意亡唐

也。長安民苦巢亂。日望官軍。程宗楚。唐弘夫。王處存。乘

銳破賊兵。猶救焚。勝而不整。喪敗更烈。非友金進策。沙

陀。仍。亂且。募。亦。曷。定。乎。鄭。駁。以。忠。唱。四。方。李。克。用

以勇靖京邑。遂使亡者復存。死者復生。而令孜在側。顯

濟。又。見。一。小。人。爲。禍。英。雄。不。能。爲。力。用。兵。不。能。爲。強。惜

哉。義師大舉。不先誅令孜。而後討巢也。

藩鎮之亂

田令孜結朱玫。李昌符。以抗王重榮也。自謂內挾天子

外。援。強。藩。河。中。雖。有。功。可。以。力。屈。不。意。李。克。用。助。之。也

晉陽師出。令孜勢危。不意玫。昌符。復。皆。之。而。與。兩。鎮。合

也。玫。昌符。交。關。申。人。後。爲。亂。賊。仁。義。節。制。彼。則。何。知。特

以。令。孜。窮。兇。天。下。憤。疾。恥。爲。之。用。合。而。聲。討。乃。信。君。側

好。回。非。獨。英。雄。痛。心。孚。號。必。誅。卽。亂。臣。飛。揚。羞。與。同。列

也。僖宗當黃巢入寇。爲令孜所劫。倉皇失國。賴克用賊
難。反。施。長。安。今。克。用。等。罪。狀。令。孜。志。清。宮。禁。室。有。異。心

藩鎮之亂召之者田令孜請之者李克用令孜欲用朱李而不能爲所用三鎮具詩令孜而不能致詩克用則始助重榮繼平三鎮至於令孜詭嘗上表罪狀特以誠社所懸決身歸藩而卒假王於王建篇中深惡令孜惟重克用層波浪湧出不窮正如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色不助之妙發
執升

執罪人歸之宗。不驚。鱷克。殄四海。望至此。其一時

乃乘輿見脅。逮幸寶雞。信宗一身繇令。致而再遷。京師

無主。朱收懷貳。竟奉襄王。温以拒朝廷。棄共主於草莽。

號支子為新君。昌符內讎。讓能進策。克用移檄。潮洗重

榮。討賊自贖。二叛立剪。車駕復還。然使信宗不奔四鎮。

效順。誅止一豎。天下已安。何至朱玫。胡推戴之私。襄王

微非望之福。同枝血刃。三輔流離。哉是以興元之難。論

者罪不首改。而首令致也。昭宗嗣立。權錄楊復恭。縱恣

放肆。多樹養子。謀作不軌。闕下橫兵。儼為戎首。李茂貞

王行瑜。韓建等。上表請討。稱名最正。孰知豺狼成性。無

異復恭。憤形書表。變起都亭。杜讓能之貶死。冤於晁錯。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李路韋昭度等之賊。殺配於武元衡。廢立將成。神器不

保。克用更奮義師。行瑜授首。乘執疾舉。鳳翔可平。忽詔

息兵。茂貞建又驕。不可馴。嗚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

得見德宗。則逆而叛。上李克用定三鎮之亂。不得見昭

宗。則順而歸國。二臣均功高行事。何不倖也。然懷光犯

闕。身禍旋殞。克用東歸。國難未已。宋儒又恨其徒執磔

磔小信。不蕩清岐。華人輔朝政。要當諸鎖。無君之日。晉

陽獨恪恭。奉命彼所持。未始非純臣之善。惜昭宗自為

者愚也。合致專橫。昭宗為壽王時。受其鞭挞。及即位。反
曲救之王。建先誅以聞。表謂當路。斬蛇事非利。已將相
在閭外。有不得已而專之。若此者。亦權而合經矣。

正論楊行密只
中間一跋前幅
從高駢呂用之
聖師鐸秦彥說
人後幅以田頌
安仁義未延馬
作收末應斷分
明歸路有結六
是實紀律之師
高駢悖逆不
受朝命乃惑於
神仙呂用之玩
弄如小見幸至
見殺道隱行密
離為素痛哭而
已不見天神之
來敬矣狂易至
此何愚俗之不
悟發執升

楊行密據淮南

神倦之不可信也秦漢之雄主惑之猶有失况高駢乎
駢家世禁衛名起落鵬討党項定南詔蠻數有功獨縱
黃巢北渡反上書祈朝廷請車駕幸江淮及聞賊平鬱
鬱無聊乃篤志求神仙以軍士屬呂用之逆節之臣病
必狂易失心窈冥求福其猶狐群叢祠之見哉用之鄙
陽亡命役鬼賣藥諸葛殷張守一又以長年方進即彼
所稱智不出爐鼎技不外薰濯而妄議府政總置官屬
愚且諄抑何甚也畢師鐸濟用之侵陵連鄭漢章張神
劍起兵不因眾怒一鼓入城猶乞師秦彥受制他人誠
出下策卒之高氏坎壈秦畢同凶但見其害孰見其利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楊行密少為羣盜後據廬州師鐸之亂用之偽為駢驍
召援袁襲勸其乘時速赴兵次天長用之神劍威來歸
命多助之順始事已翻師鐸殺駢適資以名結秦舉哀
其師壯直秦畢出奔行密安坐廣陵淮南四境皆為楊
氏掌中雖孫儒勁賊襲破揚州奔竄瀕危濟江再舉幾
失而終得者孫安仁義田頌力戰之功亦足明彼寬仁
得士足有一方不與盜賊同也夫淮南之事高駢統集
入長安罪當死呂用之等盡駢害民罪當死畢師鐸秦
彥擅殺主將罪當死然駢不死於國法而死於秦畢用
之守一不死於秦畢而死於行密畢師鐸秦彥不死於
行密而死於孫儒殺之不必其罪刑之不必其綱要之

王建在當日亦見德明決人也彼雖養於田氏而每事倚仗朝廷卒之改煇合改皆爲所一篇

中德叙情事而以議論行之一望有堅疑之氣時閑東羣盜日離合夜陰爲李蜀之計奏敬瑄節度西川而自除獸軍使方欲折簡召建建即因而乘之至後深隔平遂建事卽位英雄率就勳舍機宜奪此鴻文白章類冒現孫執升

凶德多會理無不亡藉勢驅除衆往則克語云盜亦有道信哉田頽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兵積戰功最高江淮甫定獨三人猛悍難制行密皆伺其釁剪鋤之楚滅而韓彭誅蜀亡而鍾鄧死上方行景風之賞下已懷雲夢之懼功成以後禍每不免抑入心之悲望難齊得國者以忍止亂大爲漢祖小爲行密各有無可如何者乎。

王建據蜀

王建一屠販劇賊隸楊復光爲都頭復光死田令孜誘養之僖宗走興元時建仗長劍負玉璽從行當塗驛棧道焚斷控馬冒煙焰中出過嶺坂下天子枕其膝而寢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三

其流離奉君義於楚涓人之背靈王也合夜蜀人陳氏子繇小馬坊使進中尉佞濁亂天下劫主再遷神人怨毒旣流儋州猶依兄陳敬瑄不肯行昭宗新立亦不聞明詔其罪僂示四方國命幾搖戎首遁死匹夫有憤義不共存建固田氏養子未必憂社稷之辱明討賊之義獨其決棧擇利亦知倚天子爲勢重誅亂臣爲有名破關進兵拜表鞠旅彼偏霸一方者每以桓文自處智勇亦類近之盜賊屠僧烏能識其意哉章昭度受命出討

三年無功建乘罷兵制書脅而去之略保胡京印節夕授遂專制圖蜀全有其地蓋事未成則借名於朝廷將成則擅功爲已有國之大臣不執兵柄蜀之版圖不登

大府先有所藉後無所分然後名實並收世莫能較也

合改窟穴西川惟恃敬瑄拒命來奔即盜其軍政竊國

之智施之竊兄適行其熟及成都危急登城請命猶望

以十軍阿父之恩寬其辜戮建陽許諾竟取而代遷於

雅州二賊並誅有韓建擒楊復恭之功無邪岐殺杜讓

能之罪是可謂以義斷恩不病專征矣顧彥暉雄視梓

州楊晟揚守厚跳梁彭越李繼密橫據漢中其抗衡不

下者皆蜀之梗建既誅令敬瑄次第畢克蓋罪人斯

得則國靈是依大勢在我則羣方來屬辦事之必然也

諸鎮相攻

朱溫天下之無義者也始從黃巢為賊棄而歸唐非心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天

忠順特劫於謝暄從橫之論釋利而往爾巢趣汴州溫

乞師於普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維陽擊巢敗之核

溫虎口恩施誠厚顧以酒醉嫖言夜攻上源驛德始而

怨終非獨負晉於國寧有利焉巢黨秦宗權陷陝維諸

州稱帝矣將兵擊溫環汴為柵三十六溫不敵也懼而

請救於克朱瑾鄆朱瑄聚四鎮之力始得邊孝村一捷

宗權宵遁賊勢遂衰其於溫可謂死而生之也蔡人方

去即圖并吞反戈相向襲曹濮攻兗鄆其名何居迨朱

瑄被執瑾奔淮南溫納其妻張夫人逆於封丘持之而

泣朱溫負德不仁即若妻亦心弗善也王珂者王重榮

之兄子溫自同州降唐時依重榮以居母王氏事重榮

家溫罪案只無義二字已足盡

其概披聽從黃巢固可不論至

克用有功於溫而溫負之瑾瑄

兄弟有功於溫而溫負之重榮

有功於溫而溫負之其善負德

孰是盜賊故智乃削奪木加於

米溫而先加於不平處此開言

為溫之罪充顯而作止問曰一

語斷定以下都大意既明雖餘

波瀾彼輩豈亦打有波瀾之趣

為真父家世世因舊其何可忘一旦呼張存敬侯言取大

繩縛珂珂舉族出迎温握手好語稱爲郎君竟殺之華

州傳舍温自有汴梁以來破時溥誅宗權逐王郜敗劉

仁恭攻城略地咸以謫勝其最得志者莫大於兼兗鄆

克河中而負德獨甚所以論者惡温謂其賊倍曹操也

李克用功造唐室張濬孔緯反興兵討之莽卓未誅而

郭李嬰罰謀國不忠罪無所逭然六師樓伐猶以天子

爲名不敢怨也朱温國賊首背首恩李宇之劉仁恭等

紛紛效之朝爲兄弟夕爲仇讐所遭何多不幸乎温善

負人克用爲人所負負人者得天下負於人者幾不能

保一國豈三代以下戰勝攻取仁義之術竟無可施哉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三五

温妻張氏賢明精悍兵間外事咸藉咨決克用劉夫人

嘗從征伐教侍妾騎射以佐戰改皮自妙智略習兵上源驛之變

保軍徐還勸克用歸鎮表訴朝廷氏叔琮等圍困太原

李存信請避人北邊夫人詈之乃止洋石去故晉汴舉事雖不同

具起家俱繇賢婦人力彼棚以內未嘗不相當也

朱温取淄青

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功爲平盧軍牙

將逐安敬儒帥自稱畱後朝廷因而命之敬武卒師範尙

幼張蠓謀叛昭宗拜崔安潛出鎮平盧竟不受代驅歸

京師彼父子素梗朝命効尤諸鎮習而不疑急君赴難

非其所圖然朱温圍鳳翔韓全誨矯制徵藩鎮兵入援

以淄青敵什力
誠不足然義在
守主豈容輕制
上師純誠降制
縛在究猶堅守
獨一敗不克振
生半忠義自許
安在哉天下
流君一段不是

過於許費蓋其末路之不終而則此以發其塊心也師範降溫歷河陽節度以至金吾士將使非友當之妻師範竟以富貴富此所見應不其然孫執附

師範捧詔泣下需祿卽分遣諸將西馳梁軍當天下無

君之日獨伸方伯連帥之義試以較黃巢入寇高翽出

屯東塘劉季述等作亂韓建樞華州不討者順逆懸天

壤矣溫恨子誦善鬪其將葛從周朱友誼皆驍勁歷百戰

師範欲以一方捍之勢誠不敵顧淮南助師威過汴將

潘青戰士互倚爲雄王茂章飲酒縱兵溫登高畏懼萊

州棚之役張士島馳斬友誼如攫嬰兒斯時義兵振呼

賊徒崩喪使持久不屈縱未能滅此朝食亦可制強自

衛與梁掎角迺楊師厚奮攻青州王師克被擒師範遽

摧阻開城請降何無策也劉鄩好兵有機略從敬武父

子立功久援師方發調以步兵五百襲破兗州獲葛從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周母妻子弟遇之以禮從周盡銳來圍鄆嚴守不下師

範若與協力拒賊効死勿去充非故士可以歸梁淄青

則天子版宇祖宗封域他人不得而有也且昭宗出幸

溫師東還與師範戰者獨一楊師厚度茂章鄆等皆足

當之賊雖強不若尹子奇青州雖困不若睢陽向德修

牽羊之禮甘輒道之辱此直以土地授人惡能復恤其

後哉溫既篡位召師範爲金吾上將居洛陽朱友誼妻

涕泣請堪讎人之胸遂假此名誅無遺種師範臨死召

宗族會飲猶懼少長失序下媿先人酒半以次起就戮

於坑前者素服乞降祇求一生今乃禍盡家族溫之不

仁誠甚然旅焚其巢託命無所卽項籍不能赦子嬰何

論說出可憐之狀

論說出可憐之狀

尤於芒碭大盜哉

朱温篡唐 崔胤誅 宦官附

唐李之禍同於東漢蓋宦官專權則召外兵外兵即因之而劫天子起手引漢事來祖形中段特罪崔胤惟崔胤事幾不密致天子播弄無主後幅輳論時事而歸之於交際易其言更光明俊偉外當時岐汴戰事不息雖有正義恐亦難以指讓而解紛孫執升

袁紹戮常侍而董卓亡漢崔胤血軍容而朱温篡唐禍

亂一轍今古同悲予所尤痛心者二賊於誅宦官俱無

功徒委以天下爾袁紹為何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引

兵向京師脇太后行誅僂者惡張讓趙忠段珪等之專

也讓等殺進長樂宮吳匡叫號盧植執戈紹閉北宮門

捕斬無遺讓珪挾獻帝出走閔貢逐之惶怖投河死諸

臣發憤俄頃宮禁立清未嘗假卓一矢之力乃聽其恣

睢廢立胡為也劉李述王仲先擅廢昭宗鉤於少陽院

崔胤謀誅之忠節不異袁紹然請師汴州温觀望不前

歷代史論 卷十一 唐

三

卒賴結孫德昭董從實周承誨大呼疾斬元旦陳兵萬

挺交下四佞族滅不俟終朝温聞之惟有拊心歎咤媿

不勤王豈敢言勞胤於是時堅南司典兵之清循韓偓

太甚之戒以道消息不貧外權即憲敬積歸文億宿憤

可次第修復豈特四星終吉萬乘延洪哉惜也國賊未

滅先樹私交根本不堅更掛異日韓全誨潛伺其謀呂

李茂貞以敵温一帝之身二鎮爭之宰相與宦官又爭

之天子之命寄於逆旅六宮之辱感於行路雖温勢強

大足控茂貞岷岷交合誅韓全誨張彥弘等以和然今

日鳳翔明日長安又明日則洛陽欲弑君者先劫君以

遷一遷則亡其家再遷則亡其妻子三遷則亡其身神堯

遷一遷則亡其家再遷則亡其妻子三遷則亡其身神堯

天祥卒與巷伯同盡悲夫抑論察本未足爲人臣竊鑑者有三劉季述等憑陵無上同黨悉屠宦官專政之禍也崔胤外結強援刀集厥躬大臣自私之害也蔣玄暉柳璨張廷範弒君迫禪譖殺朝士旋受誅夷賊臣賣國之刑也文與節與易積官府痛在普天闕下之戰寺人不居其福丙省之誅外廷不忍爲賀五行生剋貴水濟火而無水滅火斯天地所以平成也

郢王篡弒

梁家人傳言朱温有八子其一養子卽友文也友文姓康名勤長於征敵佐温用兵四方温愛而子之温長子友裕早死百歲後傳位當在友珪友文外人非所當問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三

未温魚色行同
夫豕洞腹之禍
固其自取在友
珪不耻中甚而
已爭位結逆罪
安所逃故友謙
於異姓而伏計
問罪友貞以執
王而考謀誅討
袁象先圖之於
內揚師厚應之
於外宮中變起
罪人伏辜通篇
敘事繁瑣而微
致勝畧要以大
義既著則微文
無非正訓耳條
叙升

温嬖其婦欲屬以後事無論厥子不堪禍及洞腹卽令友珪山刻退讓博王入宮非其苗裔儼然爲天下君而羣臣所母儀者卽淫人王氏也其誰忍之友珪母亳州營倡也温與野合而生友珪出最微矣或不當立意者員立友璋友貞乎然位次已定不可易也漢睿悼惠王肥之母賤不敵呂后諸姬假呂后諸姬子亡則肥得立不得立亦未可知也友珪出守萊州懼禍謀逆僕夫挺劍老賊萬段於温罪當矣以子弒父其逆何辭温縱聲色徵子婦人侍非獨友文婦王也友珪婦嘗朝夕矣友珪苟懷鳥獸之耻明三諫之義涕泣救過痛與婦絕申生之死重耳之亡二者擇其一天下自在也平日憫然無言

急而謀之韓勅彼所羞者非祗席也直以早女子爭寵
決而屠其父耳朱友謙故石濠三鄉間大盜附温恭謹
以同姓願齒諸子父子之誼不親於友貞也聞温死痛
泣不受徵以河中附晉屢破友珪軍其見義最早友貞
憤憤未能遠發抒趙巖至始守謀然觀其游說令公激
怒屯成蓋亦慮空而後動也袁象先等禁兵一呼三逆
同殞誅鋤之易似無藉外兵要非彼此合討則成事不
速友貞安能安然夷門遂稱皇帝乎揚師厚兼雄鍾擅
勁兵友珪所畏也聞變而舉義拒詔而渡河天而鐘鼓
亦何以加乃徘徊入朝動色於衆議而始遣將亡勇甚
矣然其時春秋之義已絕苟有能討賊者君子亟予之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烏可責也

三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王建初欲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馮涓止之遂修和
好結婚姻既而李繼崇驕矜嗜酒普慈公主才歸成都
蜀主留之賊遂與絕連年攻戰不休夫兩國之好愛女
之託主者殷勤爲百世計也于戈之郟反生其間古所
謂飲酒擊缶式好無尤其可信乎茂貞懦而貪屢求貨
於蜀蜀王必應驛舉兵臨蜀東鄙雖蜀王不聽趙温珪

苦言輕奮一怒覆帥折將然推原覺本曲常在岐控衄

數見患若自疑其用兵勝負互有短長不足盡論若反

覆跳躡能禍人國者則劉知俊也知俊少事時溥肯而

此文情致只在起手一段幽案只在結尾一段至劉知俊以一人而實身四國反攢構禍亦從來所傳有特於此則見之然言奔岐言奔蜀言即帶入主意作法絕異與諸篇筆筆不同孫執

降梁勇山諸將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戰功最高朱溫篡位晉王岐蜀興師幕谷一戰岐遂數敗繇是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詳敘知後事寵榮至矣王重帥無罪見誅知俊懼不自安其弟知浣知偃亦云來必死毋餒虎口也倉皇失圖舉族奔岐然在梁則破岐在岐則破梁舉足輕重彼其材豈中下乎岐蜀稱兵知俊屢見武功左右間之復懼奔蜀蜀王厚遇之而陰忌其才黑牛謠興身首橫絕卽有取秦鳳階成四州勳勞弗念也論者悲知俊事非其主所往厄窮抑饑附飽颺亦呂布劉牢之屬耳烏能免乎五代史次蜀世家而處岐於雜傳蓋謂逼處士州上表臣晉其子局促鳳翔非侯王有國士者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三古

比也然茂貞亂逆不異朱溫卒保首領稱耆老以秦王終亦云幸矣

錢氏據吳越 董昌借逆附

錢鏐城下執言於義甚正迨乎後嗣友愛之風繩繩勿替當亦五季之伴公子也至閏幃之內思能迷下宗支克廣篇中遂段稱述頗多諱頌之詞猶知仗義者語必有其報也○文致爾雅傳述猶見又范

董昌一杭州都將妄惑免子金牀之讖謀稱帝號黃禍吳鉞張遜執義正諫咸被誅謬錢鏐移師城下責以改過昌懼請罪死者懷比干之悲生者修齊桓之職鏐是時與昌大分絕矣昌求援於楊行密治兵拒攻屢見挫折刺羽譖殺董真昌益無助顧全武執之歸臨安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慷慨言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見之瞋目大呼赴水死卽其涕泣引決愈於秦宗權檻車乞憐然身爲叛賊一死烏足惜哉元澄

鏐之次子身歷戰功不避險難出質田願幾死侍全後

議繼國諸兄弟咸推元瓘襲位以來友愛倍篤元瓘洛

守忠順元瓘盡禮家人此卽唐文皇不能得之建成元

吉吳越霸國獨克備之夫臚以已亂雖小治也讀錢王

世家可以風矣弘佐代立以寬臨民兄終弟及弘侗繼

之胡進思憤其剛嚴廢錫義和院迎立弘俶弘俶遣薛

溫衛兄周謹免於禍厄卒殺何承訓方安等進思憂死

亂臣是誅天顯不貳父子兄弟之間愉愉如也且元瓘

年三十餘無子馬夫人爲請於鏐廣納嬪妾遂生十子

繼愛如一以逮下之仁宏宗廟之寄周咏文母其風可

作國欲無與得乎卽元珠元珣死於左右弘侑仁俊不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三

免幽廢猶爲人倫盛德之累然危不及親禍不變國吳

光視之尚有媿焉羅隱說鏐討梁鏐不能用世譏其不

武抑度其國力弗能任也王者之事於大國則望之於

小國則恕之期無失其正而已矣

王氏據閩中

史云王審知雖起盜賊爲人儉約好禮下土王淡楊沂

徐寅皆依之仕宦建學四門以教閩士招徠海中蠻夷

商賈至雷開黃崎港號甘棠咸稱德政所致若斯者卽

不自王亦一賢刺史也然審知卽壯貌強戰軍中有白

馬三郎之呼顧其土地得之兄潮潮有四子不立而立

弟王審邦審知次兄也審知讓位審邦不受其人非知

弟王審邦審知次兄也審知讓位審邦不受其人非知

史胡舍子立弟

以審知之能安

闕也乃其始以

禮讓相先其後

以築殺相繼蓋

人有物惡雖先

世貽諫不能與

人之身而初終

頓易則更大惑

不解矣通篇直

以高爭不用察

稱而意曰見
必亂于禍末斯
言孟既王氏以
誅微也而文唐
典茂六代盛唐
之雅言孫執升

書者行事則合於泰伯延陵使子孫效之奇崇唐衛根
葉不拔豈有淮南陳思之禍哉乃傳及延翰豐惠卽彰
王延稟本周氏子審知少護養之與延翰素不叶約鏘
爲亂殺於紫宸門外鏘旣得立卽縱欲無度子昶結李

傲弑之其叔曦被幽私第朱文進連重遇奉以爲君遂

縊昶死曦復行虐與弟延政相攻文進重遇又弑曦林

仁翰以義誅之後延政歸唐李仁達歸吳越閩國竟亡

始循禮讓而後極篡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弟弑其兄

接踵一國放誅殆盡統計王潮自唐景福元年入福州

奄有閩世祚不過五十五年審知以下凡易四主無一

令終卽高繼子孫禍不若是烈也且延翰多采民女鏘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上書極諫儲或薛文傑昶介檻車送軍前以慰眾心旁

觀則智及身則迷以亂易亂淪胥不悔何哉若夫崔氏

殺人後宮無子金鳳淫逞龍帳宣歌春鸞婢子亂倫李

后酣酒圖逆人非女土之族色異河洲之選咸害等龍

稜禍深燕啄愚賤爲災九足悲夫

劉氏據廣州

劉龔有子十九人耀樞龜圖早死龔憂洪度洪熙不足

任事與王翽謀立洪昌且云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

角勢當漸小因泣下歔歔旣蕭益入問疾以立長爲言

洪度卒得立卽位未幾洪熙弑之誅戮諸弟無遺二十

很戾龔有先慮使立洪昌可以無悔蕭益一言不幾爲

紀事所書自劉
龔而下無一合
主或信異端或
好淫戲或形殺
或醉用兵其事
皆足以亡國爲
中僅納畧其詞
已覺其不堪命
至末主而救此
一方猶行世籍

斯道也氏服
之實仁非以
氏積善而餘
也孫者升

殷太史績或洪度臨殯樂飲墨纒挾倡裸男女為戲山
海間盜賊競起醉酒遇仇無道固然洪熙殺兄屠弟淫

刑以逞害洪弼等八王戮其男納其女劉或高洋惡猶

弗若竟全腰領享年三十有九兄弟之間報施懸爽豈

遂無天道乎內侍吳懷恩擊楚潘崇徽攻柳虐主勤兵

貂瑤執柄勢必敗北反見克捷柳馬氏哀微師行輒潰

或天惡淫人小意厚毒然沒身無恙所徵過矣莫為劉

謙庶子母段氏生龔外至謙妻韋氏拔劍出見而悸劍

墜地上謂非常兒殺段氏養為己子長善騎射長身垂

手過膝後果代兄隱有國蘇章建功曲承美就俘霸國

之威天若厲之將望長世乃南宮白龍改元更名胡僧

歷代史論卷一一 唐 三

讖書固曰滅劉氏者龔也與亡秦者胡其驗不殊蓋彼

奢窮珠玉醕類蛟虺立賢不斷多男速亡洪熙方斧羣

子方木天宗魚肉兆形厥躬豈待劉銀素衣白馬始悲

漢盡哉

高氏據荆南

高季興汴州富人李讓家僮也讓為朱溫養子季興因

得進見溫奇其才命讓子音之冒姓朱氏其所出賤微

與黥髡盜賊等特以鳳翔一戰蒙驍士馬景明開岐人

城門屢敗李茂貞知名當世後遂擄節荆南間有十州

朱溫既死謀阻兵自固唐莊宗入洛司空薰等勸之人

朝梁震諫止不聽既至京師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以

叙高氏兩世不
隱其微賤不諱
其反覆益微賤
而能奮興反覆
而得自主當亦
人之所難者苟
義可節取君子
正不妨有子就
孫執升

諷動諸侯爲言始厚禮遣歸季興斬關急出荆南諸臣

無不稱震蚤見抑後唐滅賊義高天下中原草竊日月

復明南平以江漢外藩先修述職外勤事大之禮內寄

思漢之忠未可謂非正也莊宗難作季興懷貳遂殺魏

王使者韓珙等邀留蜀物明宗攻討楚殷出師連歲戰

鬪竟以三州臣吳季興享年七十一始奴隸於朱氏繼

屏翰於唐朝世方幸其出谷遷喬少知順逆晚節不勁

又附他族一人三反其猶有妾婦之行哉從誨龔位不

以父德委任染震孫光憲政事無闕可稱守文然便道

掠貢所向稱臣諸國目爲高無賴君長江表蒙譏賤人

父子不振亦足羞矣季興人見唐莊宗議其矜伐游辯

歷代史論卷十一唐

美

享國不終楚王希範驕侈從誨鑒之捐去玩好人君不

知所亡不知所興荆南雖小幸而久安者此也漢田敏

遺從誨五經從誨謝曰予所識不過孝經敏因誦諸侯

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怒

其譏已太危罰之彼實心慙而始以爲戲也歷觀高氏

亦克守四言者哉

徐氏篡吳

徐溫少販鹽爲盜揚行密起合淝往隸帳下行密所處

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

願以密策殺朱延壽見親愛預謀議行密寢病平生舊

將皆戰守在外溫居帳內遂與張顥參立渥功渥陵廢

行密生八年爲

養以爲子度海

不能容乃以賜

溫後卒繼溫而

代吳天溫之爲

泰密謀知詰之

得魏恩政要自

各有其機且計
子之不如知詐
溫終身之所謀
在知詐竟可安
坐而致篇中於
溫則曰爲奸雄
於知詐則指爲
恒莽且溫猶加
以笑歎知詐更
貶斥無遺義例
甚嚴筆削具有
章識○齊玉篋
諛之尤永興袁
怨之至一子一
奪知詐罪案固
已在不言之表
孫克升

動舊溫顯弑之溫復雲非於顯結鍾奉章行誅被不戰
而冒功臣之賞同逆而避弑君之名使先王寄以心聲
國人不知爲賊亦奸人之最雄也知詐李榮子流寓廣
泗間行密收養之賜溫爲子勤孝積寵竟代溫新國政
雖知訓死於朱瑾知詢知諫疾死若有天幸然溫未亡
時知詐卽潛收衆心知詢握兵據上流知詐徵還江都
金鍾置毒撫棺誚讓圖害徐氏諸子不遺餘力徐溫陰
謀一生盜攘國柄臨沒撫膺意謂司馬懿雖死師昭正
強代有吳者必已子也假手捷取反出異姓不亦笑自
爲之愚問鼎何益哉知詐照鑑悲老急望篡位始市德
如田恆終謀禪如王莽至遷楊氏子孫禁於海陵久而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堯

男女自爲匹偶又旒殺之則零陵汝陰不甚其酷矣宋
齊王贊語竊國妨周宗先已上書諫正旣悵惘失慮又
請斥遠楊浦父子以洗約之詔欲殺荀彧之智多見其
詐而鮮耻也知詐女爲吳太子璉妃後封承興公主女
聞呼公主必悲咽流涕而辭其至操豈異黃皇室主乎

馬氏據湖南

劉建鋒之難衆推張佶佶忽爲馬蹏齧傷髀語諸將
召馬殷立爲留後湖南國祚繇此而起天意有歸倉卒
轉屬佶可謂知興矣殷以材勇事孫儒爲賊梟銳不聞
大度獨決策高郁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視成納楊行密
茂如無有繇是地大功完數邀封節竟以功名終身被

馬氏據潭州盡
有湖南之地蓋
自殷納高郁之
策始然自殷而
後遠來屢見居
喪無礼骨內相
攻離傳國五主
至後周而始成
而其因教曰狂
於此女於殷

有子詞以下皆
言其喪德至天
視構費允所競
燕周行廷曰馬
氏父子窮奢極
靡不道百姓今
子孫乞食於人
嗟乎前者富連
一旦至此吾竊
有痛於殷劍之
不利也孫勃升

誠取資當強挾持者重奉天祐之期修四郊之好用雖
自全幸無蹉跌亦非偶然也自大青惟吳殷臨殂真劍祠堂遺命諸

子兄弟相繼違者必誅然殷未疾病長子希聲已擅殺
高郁國之謀主無故族死子利父亡目久無殷嗣子反

昨先戮耆老又安能保百歲以後羣昆恭友念父遺言
承無失墜哉希聲襲位慕朱温食啖居喪不哀日烹五

十雞卽其一事無禮甚於魯昭公漢昌邑何以能久希
聲驟逝希範不長主國之次當在希範劉彥陷等忽立

希廣以啓爭端禍遂如此潭朗相攻累年不息希廣懦弱遇害希
萼束身歸唐兄弟窮鬪促數分崩惡不及劉晟禍則等

王曦門內之兵有兩敗無兩全繇來然矣馬希振殷之

歷代史論卷十一 唐

四

嫡子長而賢殷寵袁夫人越次立希聲希振棄官爲道

士希瞻希萼希廣弟也痛兄交爭屢遣使諫不從疽發

背卒苑氏希萼妻也泣止用兵不聽遂赴井死以同氣

仁讓之風令妻藥石之助可使頑夫革心凶人改聽而

死不見答獨希崇狡險尺書激豐喪國無怨大抵骨肉

構隙其人至恩惡聞敦睦喜信離間故正方匡不敵一

夫議鏢是以論楚潭朗者與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悲哀

歷代史論卷十二

明太倉張溥論正

五代

晉王滅燕

仁恭背拔不常
其入皆不可以
乃國著不正名
致討必稔其惡
而後伐之固遵
於以有待亦縱
之使自晷也小
起皆隆而尤斬
仁氏杭概以執
戮小人之自會
不若女不通篇
叙事段段皆桂
以論斷不必費

詞而自無刺意
可御簡貴之篇
孫缺升

劉仁恭少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攻城軍中號劉窟頭
素懷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
後果雄盧龍言若符驗顧其性最反覆始皆李匡威兄
弟附晉王克用晉破匡僞命主幽州未幾復背晉附梁
朱全忠表用於朝既移師擊魏為梁所攻則更求附晉
陰詭若此宜卽缺鉞豈容久據強燕築宮大安山以老
乃王誅未彰子禍先作則守光為患也守光上烝父妾
歷代史論卷十二 五代 一

仁恭答而逐之不卽顯戮猶云姑息李思安兵至竟乘
虛入城令李小喜元行欽虜仁恭歸囚於別室老牛未

忘舐犢鏡子不懼食父其時仁恭流離蓂棘朝夕莫保

視朱溫旋柱王鏐匿帳僅愈一死耳守光幽父益驕遽

稱帝號將謂廢君可囚六鎮氣懾然天下豈有無父之

國哉晉人謀陽推守光以稔其惡其韓魏驕智伯之策

乎抑大逆無赦罪狀明白晉為盟主鎮定輔行直討亂

賊義聲遠揚卽不徘徊俟之師濟必克也周德威李嗣

源分兵競出燕人望風送款守光懼乞降於張承業承

業不許求援契丹契丹不應皆曰彼無信故也賦子棄

本又負信見疑不祥之人所任而窮非闔室就死何以

必以列國為名

社稷之所在而窮非闔室就死何以

謝天下哉李小喜在守光爲逆復背之先降小人狙詐且不容馮延謨然反覆故智彼亦適用仁恭父子之術也劉守文痛哭舉義奮志而殞守光二妻杭愷入地命不白繇傷哉乎是誠不幸矣

後唐滅梁

晉襄公墨衰經敗秦師於穀虜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繼文公而霸晉王李存勗白服出兵破梁夾寨解潞州圍後竟滅梁有天下大孝先安國家變而合經二者於費誓之義不悖矣晉王志氣遠大年十一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手鵝鵝厄翦翠盤飲之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克用厄於

歷代史論 卷十二 五代

梁憂形顏色晉王慰以遵養待時勿輕沮喪既朱全忠攻劉仁恭於滄州仁恭告急克用怒其反覆未許晉王

天下之勢歸朱温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

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則勢益孤

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聞其急援之

天下必以爲義是一舉而名實附也此吾復振之時不

可失矣克用乃許仁恭和召幽州兵與周德威李嗣昭

共攻潞拔之其英雄權略定於夙昔一襲位而趣上党

救鎮定滅燕克魏連拔諸州直入大梁兵敗而復勝師

正而出奇詢謀良將決斷宵中履險若夷及鋒卽用至

今記其事者少牢祭廟銅囊盛矢過三垂岡而呼先王

友貞而重於朱温益以朱温必亨固長久之理也悲強之義具片甚靡孫執升

事果說逐段來覺百十當志氣遠大一段亦本歐陽氏恰官傳叙而更加以揚厲謂謂神彩煥然論梁之滅怨於

臣說注

之靈組係燕父子。爾梁君臣首而告成。功於天。非漢高
光誰與比烈哉。朱溫敗。衄洛陽。破
弒寢威。友貞柔。愚材非士器。內任趙巖。張漢傑。而疎敬
翔。外用賀瓌。費凝。而殺謝彥章。劉鄩。及鐵槍。遇擒。晉師
入沐。猶疑。忘兄弟。殺邵。王友誨等五人。徘徊登樓。揮劍
嗟晚。然惡盈勢極。賢者莫爲子嬰。能殺趙高。不能延秦
子攸。能殺朱榮。不能延魏梁之亡也。溫實基之奈何。
以存滅之舉。望未帝乎。

莊宗滅蜀

王健身勸百戰
據有全蜀乃以
付託非人驟斥
滅亡篇中所迷

蜀太子元膺之死。鄭王宗衍之立。皆非建意也。唐襲以
舞僮得幸。元膺易之。數相構誣。七夕之宴。王宗翰不至。
歷代史論卷十二五代

歷代史論卷十二五代

三

皆悲婉之詞也
然情愈悽愴
愈頓言至於警
叛逆表忠款難
在偏隅不忘大
義卽其致意固
自深長孫執升

元膺遷怒於潘峭。毛文錫。請賜貶斥。龔卽告其爲亂。召
兵入衛。會惶疑鬪。並見殺。傷龔中流矢。墜馬死。元膺匿
躍龍池檻中。亦爲衛兵所殺。旣議立儲。建心屬宗輅。宗
傑。徐賢妃結宦者唐文辰。教相士言宗衍相貴。又諷張
格贊成之。遂立爲太子。大元膺告變。建遣宗翰慰撫。急
望生全。衍雖以母寵得立。建嘗憂其幼懦。弗克勝任。慈
父之愛。知子之明。於人情無大相遠。且豐非巫蠱。而啟
子弄父兵之禍。女異驪戎。而開廢長立少之疑。建亦心
知其非。不能自斷。豈老夫耄焉。慮辭及世哉。衍方頤大
口。垂手過膝。顧目元耳。以皮相之。誠善於元膺之戮。喙

齟齬。然朝盈狎客。國效酖妝。母如鬻官。寺人出鎮。太史

奏貪狼之風君臣迷甘州之曲般樂待亡何以延久唐

郭崇韜李紹琛輔魏王繼岌入討自出師至克蜀凡七

十日自古國家覆亡未有若是速者衍輿櫬出降僅冀

免死壯宗聽景進言竟負信三辰湛彼一族殺降不仁

禍不旋踵然身為臣虜死生在入秦川悲怨又誰咎哉

王宗弼王宗壽皆建養子宗弼受詔輔政賈國劫君宗

壽諫衍荒飲守義不降蜀亡之後收王氏十八喪葬之

長安南三檀村忠臣必蕩於家人見之然宗弼輸款所

求惟西川節度反為崇韜所誅宗壽亡入熊耳山唐明

宗義而官之為叛首者果何益乎徐賢妃臨刑叫呼劉

氏死不受辱衍上愧其母下愧其妾斯時亦哀已為陳

歷代史論卷十二五代

長城公而所遭不若也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附

同光四年之變始於魏王繼岌之殺郭崇韜成於皇甫

暉之劫趙在礼終於郭從謙之弑莊宗然崇韜之死不

特非帝心即魏王亦弗願也馬彥珪說劉后作殺李從

襲等環而泣請魏王不得已應之殺一大將任須臾間

刑無勅書罪無主名升階擿首蓋直戲耳皇甫暉夜傳

不勝因訛言造亂殺傷仁最奉趙在礼為輔豈真欲反

哉適以戲激也郭從謙帝所幸愛厚於郭崇韜李存乂

帝以是戲之懼而謀變尋常譖罪之言即帝亦忘之不

意露刃注矢出其間也魏王擅殺崇韜其罪當問即不

於委頓篇末

崇韜虛所親

說以功之刻后

傷內助卒之殺

崇韜者刘后也

乃崇韜見殺而

在礼被劫從謙

送誤種種兒生

開口提出三言

通篇辯論皆是

此意益莊宗寵

任優伶以為戲

皆出於戲此固

為天下戲直且

以身為戲也讀

之可發一噱

此宗始於精銳

終於委頓篇末

數言言言真確
益深借其宗之
則昏亂同幾也
然則聲伎之好
燕地之利有天
下者又不可忽
孫執升

孽論在當日功
過自不相掩辭
歐陽氏多致惜
之意然專權固
龍單竟是其罪
奈此文於重論
亦無怨詞伊以
見惡於宦官而

問當坐彥珪從魏帝不一省反聽景進言誅李存又族

朱友謙以甚其過則天下真以為帝殺崇昭矣中說在禮被劫

為亂兵所逼擾攘至鄴都先逆擊之後慰撫之皆可無

大變無如史彥瓊之開門楫盜又絕彼自新也鄴都招

撫帝既命李紹榮又遣李嗣源往討一方小警兩將並

出理亂絲而禁之曷以靖諸張破敗作亂嗣源幾踵在

禮幸而得脫冀歸朝廷復為紹榮阻渴懼無以明石敬

瑋乃說取大梁帝聞之以為嗣源果反也輕離宮闕用

翔汜水而郭從謙嘗言起矣從來國家破亡非強寇外

作即變叛內生聚患財賂之間爭衡矢石之際或相持

累年或潰裂一旦禍皆有原莊宗無是也孺子專殺民

歷代史論卷十二五代 五 五代十二之五

詭驟興焉蒲之卒夜驚幕府首鼠之將朝沸京師犬將

忽疑兩端天子適履境外優笑發難流矢為殃嗣源無

心乎篡而迹涉逐君莊宗可以不亡而身先被弑變出

偶然勢成莫反雖有智勇已不及施是繇帝立漢高馬

上之功而不割元帝洞簫之愛慕唐宗用兵之長而未

絕立皇幃房之溺遂至顛沛俄頃頃昏亂同轍哀哉

安重誨專權

歐陽氏之傳安重誨也言其威福自出者三盡忠補益

者五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者四斬馬延殺任圜強放三

司積欠威福之類也拒獻嘉禾卻白鷹白兔救田合方

劉知章死盡忠之類也輕信韓政殺烏昭遇而絕錢鏐

被戮則是不死
於國法而死於
中人與崇禎有
同概耳夫誅殺
將相國之大事
後唐用刑如此
不亡何待孫執
升

陷楊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遣李巖監軍而孟知祥
此則所行在感
貳命李仁矩節度而董璋獨見生禍之類也又云重
誨被讒二子奔父忍死報國械送京師明宗不信夫妻
流血一篇之中哀歌頓涕又云重誨既死李從璋槍責
家貲不及數千緡其臨死尙恨不爲國家除潞王志珍
王室無愧清忠歐陽氏之傷重誨至矣作史者誠見潞
提筆作勢
王不臣上弑愍帝徵陵穴土路人心惻歎明宗無先事

之智誤殺重誨自取滅亡也然任園大臣矯制賜死李
從珂叛形未彰私行翦除其專若此豈無罪乎重誨少
勢難見其罪案
事明宗明敏勤恪參決大計功稱佐命誠可無死其所
以死者在於擅殺通王存維雅王存紀長君之惡以自

歷代史論卷十二五代
六 五代十二之六

結寵也郭崇韜忠略有志滅梁破蜀建天下利害二十
五事動勢遠過重誨獨以求助中官請立劉后危唐社
稷遂先莊宗而死大臣一念之私殺身有餘不必其事
成敗何如也李環發難於升階從璋奮槌於答拜功臣
碎首同泣屬鏹然崇韜不惡於李從襲向延嗣馬彥珪
可免驟戮重誨不惡於孟漢瓊翟光鄴必無族誅從來
此古今公憤事
殺大臣者多出宦官扇馬勿乘豈激論哉

秦王之亂 潞王篡弒附

唐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從莊宗戰數
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奉帝命馳諭厄於
元行缺不得達願死衛天子後竟遇殺作史者稱其君

從榮輕佻峻急
王附泰佐皆少
年詭譎乃欲先
制權臣以臨爲
機蓋從璟弟而
從榮驕縱從榮

諫而從厚
從厚立而從珂
稱兵皆事之
類相及者但天
津傳誦咎在明
宗處稱勸進并
在馮道至楊斯
權既誤秦王復
背閔帝逆亂九
所不原中義類
既明情事自達
斯固論斷之長
才孫執升

臣父子之際知所從而得其死李確忠孝有遺悲焉明

宗稱帝從榮次當繼序握兵輕驕將相大臣皆患之思

出外以避其禍帝幸官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從榮入問

起居漸有欲死其父之心既謀召牙兵宿衛孟漢瓊朱

弘昭等既以反告命朱弘實安從益帥兵以出殺於床

下張弧之疑至死不明然明宗平日敦誨不素維後納

郭封秦王時聽其儼然受册朝廟又加大元帥名節度

使以下咸其囊韃庭謁衛州吁之驕告先莊公豈盡厥

子罪哉從厚彤質豐厚寡言好禮兄死襲位序順不爭

潞王從珂即用兵久非明宗子以道柔之可以無動朱

弘昭馮贇等輕易其地迺激使反王氏阿三驍勇善戰

歷代史論 卷十二 五代

志氣難下明宗既歿陵忽少主益甚日夜思變但苦無

名耳河東一徙藉爲口實移檄詰師羣帥風附則潞王

初發時不虞其不戰屈人若此楊思權梁之控鶴軍使

事唐莊明昵於從榮勸其招募死士增利器械潞王反

鳳翔五節度使合兵攻討城將陷思權大呼先降衆軍

奔潰潞王長驅入陝其始誤秦王也罪深於劉陟高肇

既背閔帝也逆甚於劉遂雍康義誠反漏上刑以節賊

終何無天道哉明宗監國李紹真孔循卽請建國號路

王至蔣橋馮道李愚首勸卽位當時二主雖師克入都

尙未敢顯然稱君賊臣賣國亟奉尊號遂居而不疑五

代大臣寡廉鮮恥大都以上箋勸進爲佐命之功可

也夫

契丹入寇

〇〇契丹

契丹強大始於阿保機具行兵御眾述律后常領其謀大書惡北晨謂賊誓婦歸阿保機於述律之益高亦女中之雄傑也篇中叙次極悉無不有情有致而於復再三蓋有善無不畢彰成見未嘗過執持此上下古今可稱鑑空衡平孫欽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

東鄰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後分為八部常推一大

人建旗鼓統之歲久相代及阿保機代遥輦聽漢人言

不肯受代既用其妻述律策召諸部大人牛酒會鹽池

伏兵擊殺并為一國阿保機嘗度積擊党項述律后守

帳黃頭泉泊二室韋乘虛攻掠奮擊破之名震諸夷李

克用起兵代北劉夫人嘗從征伐劉知遠舉事太原李

后出後宮費為軍賞霸王之興類資丙助夷狄亦然意

者其天也阿保機與克用置酒雲州東城握手約兄弟

歷代史論卷十二五代

八

期共舉兵擊梁歸而背約反求封册於梁狼夷無信惟

強是附不足多怪然克用人傑也杯酒未寒違盟且告

譬之禽獸將覆處焉臨沒恨恨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

契丹先王之怒與朱温劉仁恭同不戴天莊宗殲蕩梁

燕功皆摧枯獨契丹為患未能翦此朝食豈蠻夷不較

當置度外抑亦經營中原力有弗遑也契丹兩窺晉述

律后止之不從皆與尸歸婦人之智違之輒敗王猛戒

苻堅伐晉崔浩諫蠕蠕寇宋有以天莊宗殂阿保機聞

之痛哭未幾亦死中子德光立惑於王都構煽助之入

犯明宗遣王晏球往討都舉族自焚禿飯煎刺惕隱赫

遜等咸破誅擒中國威靈當此一振克用之志其成於

恣無禮。瑋璋請之庭中涕泣謝。乃不殺。恒怯。若此豈勝
戰時委以閩州兵。潰族滅二者。決盡過。繇重誨及石敬

瑋征蜀無功。重誨自請督戰。中道召還。東西用益。跋扈
無忌。明宗與有失。馮重誨既誅。詔蘇愿。劉澄。諭蜀。改過

知祥約璋歸朝。璋怒。反攻知祥。彌牟一戰。勇者先死。李

陵絕歸漢之心。彭寵嬰家人之禍。璋誅誠當。知祥因而

得志。竟享全蜀。則幸甚矣。范廷光欲乘兩村交爭。早圖

其隙。既聞董璋敗死。即勸朝廷撫慰知祥。知祥識愛可

謂老謀。若夫君臣大義。天下共之。璋與知祥。莊宗臣也。

莊宗殂。明宗篡。使兩人據蜀。明同仇之義。雪故君之恥。

方師直指。震雷馮怒。明宗懼無以應。惜哉。其不知此也。

歷代史論 卷十二 五代

石晉篡唐

廢帝之亡。其失有五。不歸。前刺等與契丹和。以制河夷。

一也。契丹北來。鴈門諸路險要。曠無兵備。使其長驅深

入。二也。李贊華。德光之兄。立為契丹主。合趣西樓。德光

必內顧。解圍議竟不決。三也。趙德鈞延壽陰。音異。志委

以兵柄。便其北行。四也。張敬達久困圍中。命龍敏。節萬

金帥。精騎救之。晉安圍相聲勢相通。可以挫敵而坐視。

不援五也。五者之失。及時解紛。危安亡存。猶克有濟。惜

哉。賊臣馮道。知而不言。旨琦。龍敏言而不用耳。廢帝本

鎮州平山王氏子。隨母魏歸。明宗石敬瑭則陰山夷種

廢帝若昔立許

王簡不必種兵

敬瑭若非欲自

正亦未必入註

一天下也養子

爭之愛婿爭之

即北平父子亦

耽耽唾涎不置

當時仗有守死

獨行此數違散

廢帝若昔立許

王簡不必種兵

敬瑭若非欲自

正亦未必入註

一天下也養子

爭之愛婿爭之

即北平父子亦

耽耽唾涎不置

當時仗有守死

獨行此數違散

子逆節無道宜于天誅敬塘起而角鬪同一天下養子

得之孰與其惡奪得之若以正論明宗四子廢帝時惟

許王從益尚存使廢帝廢鄂王立許王主社稷者明宗

親子即不辭伊霍之嫌天下可無用兵也敬塘入討廢

帝能奉許王立之而無自帝反正之義高於列國然度

二人必不能廢帝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

徒與我同年敢戰亦類我敬塘從莊宗攻梁橫槊馳擊

劉鄩軍討其背壯之手陷以酥其寵愛不異家人彼不

難負莊宗何難負明宗廢帝殺明宗子孫敬塘亦逼廢

帝舉族焚死出反昭然豈無天道趙德鈞幽州人也事

劉守光守文為軍校攻菴縣納劉鄩妻和氏并其子

歷代史論卷十二五代

之是為趙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敬塘反將兵北行

厚賂契丹求立已為帝明宗有二婿皆欲結夷狄王中

國廢帝能孤立乎張敬達堅守管安寨削木為堞以同

馬馬死盡無降心其忠義豈出王彥章下歐陽氏猶責

其不誅楊光遠而誦其殺已降賊故不書死况非春秋

善善長惡惡短之旨也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范延光事唐莊明滅梁破宋守殷皆有功其論招孟知

祥折劉遂凝延臣不及也明宗有疾延光制動以靜意

師大定石敬瑭反出屯遼州趙延壽先附延光獨後降

敬瑭封臨清王以慰其心意終不安殺祕璣漸以叛聞

欲見逼湯先定之叛起於自騙要以為虛為誕妄

范延光之叛成於後用總承分致則行狀各別

有餘情存執升

論者責其無人臣禮流尸繆家灘非過也然敬塘天下

之賊延光為唐大臣起而與抗夫豈不順所惜者發非

其時任非其人耳孫鏡輕脫無謀延光委以軍政從之

起兵銳每出師擁媚醜歌士不用命敗於楊光遠軍遂

不振石昂上書朱憲出使延光即奉表待罪奉子入朝

蘇彼猖狂但欲踐大蛇之夢而無復仇之心謀之私人

而不知大義也楊光遠沙陀部人阿啞嚙人從周德威

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廢不用久之遷大鎮石敬瑭召

契丹寇唐末帝命光遠佐張敬遠往討晉安寨危困即

殺敬遠出降此事敬瑭佯為愜愜愧不及張生鐵死何

詐也延光之與光遠本無大功徒以握兵居外要孩人

歷代史論卷十二 五代

十一

主稍不得志遽召契丹入寇其意欲效敬瑭篡唐藉壘

夷方竊帝位然禿瘡天子跛腳皇后久為世笑安能有

成李守貞符彥卿東討圍青州時比望契丹不至 隋首

大呼皇帝誤我子承勳勸降猶執不可劫而幽之不得

已上章請命若所戀戀亦為天池紙錢待時欲帝猶之

延光惑於張生妄觀王者不知淨橋之溺馬廐之誅其

禍同歸蓋祕瓊初殺董溫琪盡取其資延光又殺瓊取

之終以賞為光遠所殺究之光遠不能免也會天不終

何利之有德光滅晉召光遠長子至京師責兵罪爵食

之契丹能誅劫父之楊承勳敬瑭不能殺射母之李彥

珣中國不如夷狄如是夫

石之取唐杜之
亡晉皆倚契丹
以為重但敬瑭
與師固於移鍾
猶云有敬若重
威更覺無謂特
敬瑭為諫不賊
貴重親權其禍
篇中罪狀重滅
滅唐皆歸敬瑭
瑭固是深本以
立言至晉滅而
敬瑭劉氏得國
近政子知遠益
以罪敬瑭尤為
文家闕疑非同
空中談景孫姓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汴京附

石敬瑭為明宗之婿而滅唐杜重威為石氏之婿而亡

晉敬瑭與潞王共事明宗 潞王殺明宗子而自立以君

臣之義言之潞王者明宗之仇也敬瑭取天下於潞王

非取天下於明宗若以為無罪也云爾重威妻敬瑭女

弟敬瑭即位尊威無二齊王重貴立舉社稷以從忽豔

心膂袍降於契丹引入京師其為晉賊也愈於篡矣敬

瑭后李氏為人強敬瑭常嚴憚之唐清泰三年入朝

潞王千春節辭歸潞王醉呼之后歸告敬瑭反謀遂決

及貶律德光破晉后欲自焚諫趨勸止合范質草降表

稱新婦李氏妾節封禪守中求僧一飯不得後卒建州

歷代史論 卷十二 五代

鹵地語重貴焚骨於范陽佛寺無使為虜鬼生死流離

窮於匹婦此適不幸為敬瑭后耳李守貞連挫契丹白

團衛村之戰能立奇功獨德重威贈賂與之親善讓以

兵權竟同降虜武夫見小利忘大義立身不終覆人家

國痛哉張彥澤突厥種也其人驍悍殘忍與敬瑭連姻

擅殺張式王周奏其不法二十六條李濬請急行誅敬

瑭不聞卒為契丹前驅屠掠京邑劫奪帝妃其戮也都

人快心同於董卓晉臆侯景變良然禍實敬瑭馴之其

誰咎焉敬瑭初起時桑維翰請割地贖契丹劉知遠正

諫不聽幽涿十六州淪沒虜庭罪在萬世國何以長是

故晉之亡也始於桑維翰終於杜重威馮道馮玉為內

癘蔓延廣為外潰一國有此數人雖金城湯池必不能守况依蠻夷為存亡者哉魏入入江陵而霸先王陳契丹昭京師而知遠王漢衰亂之季得國差正蕭繹石重漢與高麗與契丹自是貴未可以南而臨之矣

三叛連兵

趙贊侯益以疑而生叛者也王景崇討叛而身為叛者也李守貞思眾情而多叛紛紛獨景崇背德尤甚景崇崇為漢王所親信任以討贊益乃誦思思緒猶李守貞皆其夙

為故篇中言之特詳入以提清頭緒以後歷敘相出不必波瀾前湧自雨文致潯洞孫乾升

歷代史論卷十二 五代

本末也乾祐元年李守貞反二年郭威克河中守貞自殺此守貞在漢之本末也杜重威貴戚大臣降契丹滅管室漢主即位尙稽首關庭備位師傳誠逃天罰既同三子尸市路人蹴誅支裂立盡罪猶張彥澤不足深論獨王景崇歷仕唐晉後為漢主畫攻戰策甚偉漢主奇其才國家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匡贊皆阻疑拒命陰召蜀人為助漢主使景崇經略關西呼入關內許其便宜圖二鎮景崇行至陝匡贊已入朝益尙未發景崇欲殺益不果益遁至京師厚賂楊渢等盛毀景崇益尹開封景崇心懼遂誣匡贊牙將趙思紹作亂其推李守貞為秦王彼以討叛出反身為叛且其時部鼎之議雖入

韓彭爲漢功臣
高帝能表戮之

吾以其雄譽天
授而諸人莫與
抗也若郭威才
智與高祖正逮
匹敵以陰帝較
之則固遠如矣
乃亦微行不賞
之誅卒至變起
倉卒而身罹禍
變篇中推論理
勢無不洞中機
概凌雲呂氏
欲稱制則左高
帝誅殺李氏異
自幸則命隱帝
按兵李之存心
自原於呂而不
自原於呂而不
高子是以難一
劉之和去爲患
絕孫執升

雲夢之豐未彰繼明自明上表論列何嫌何懼乃妄竟
南箕忍窺寶王春秋之戮其能後諸李守貞皆晉歸虜
罪不下重威既納順歸河中聞漢主殂卽懷非望惑總
倫天子之言侈思縮御衣之獻微幸天人迷而闕廷扈
從珂請郭威先近後遠於是築長城連三柵河中坐困
二鎮並亡思縮聽陳讓能言率先自歸冀望免死郭從
義王峻誘而斬之疑於殺降不仁然屠人吞膽其虐已
其得寬釘鍊幸矣守貞妻子景崇家人共蹈烟燼亦可
謂數叛而窮死不知返也

郭威篡漢 劉昫據河東附

郭崇韜死於魏王安重誨戮於明宗以震主之臣處最

歷代史論 卷十二 五代

季之朝欲保命終其道誠難然未有如漢隱帝殺楊邠
史弘肇王章之甚者也高祖起晉陽入洛沐兵不血刃
皆弘肇力楊邠長於吏事王章志在富國三人斷急所
病不知大體要其一念奉公死豈有二難發繼人宗旌
屎粉仰天呼冤四海動色又密使紛出詔殺郭威王峻
王殷當此時延頸待戮忍死無歸或者伍尚蕭懿爾郭
威佐漢開國勳勞崇重出鎮鄴都兼領樞密大權掌握
內外威制忽滅其家下片符斬境上危窮思變械兵向
闕豈獨威爲身計無何出此卽旁觀者亦不願威卽死
也漢呂后欲盡詔劉氏遣灌嬰擊齊嬰至滎陽反與齊
王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宋廢帝亞晉安王子勛命先

景雲送藥賜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鄧琬知其謀，即稱子助，敕令起兵。從來事勢窮極，類心有變，不生於外，必生於內。否則坐於內外之間，或洩言左右，或濡遲頓，頃急而求生，禍必凶。國隱帝之命，李洪義殺王殷，郭崇威曹威殺郭威王峻也。豈不謂詔至立誅其易也。猶廣政殿東廡下耳。孰知李洪義畏不敢發，郭崇威曹威心不能平。郭威遂激衆怒，越兵河上。李太后命隱帝按兵守城，飛詔諭之，可全君臣之禮。乃聶文進慕容彥超大言好鬪，帝竟違命出征，賊於亂兵之手。夫汜水之變，莊宗不先死，李嗣源必不敢篡唐。趙村之亂，隱帝不先死，郭威入朝，未必遽弑君以號今天下也。衝命者需忍一時。

歷代史論 卷十二 五代

走險者謀成，篡竊禍亂忽來。天心人事，須臾之際耳。可不畏哉。澶州兵變，威被黃旗董喬說劉贊急召張令超，夜奪郭崇威兵，北走晉陽。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李讓勸其逾太行，據孟津。俟贊即位後還鎮。二策者行，猶可藉抗衡之勢，待危亡之隙，皆不見信。遂至湘陰藉弑比漢，偶立求援契丹，以小墊大，何益乎。

世宗征淮南

唐主瑒，李昇長子也。昇末篡吳時，瑒即居要職，用事。既

昇位，首平張遇賢亂。又值闕楚衰殘，晉漢多故，招納

羣盜，處能自雄。又周師南征，世宗詔責其迫奪閩，越望

炭洲，滯應接，慕容勾誘契丹，瑒懼無以對，綱目書周顯

詩 唐

王九得王若
私之義一結情
賜師與夢寐不
但受兵者亦厥
思營當亦用兵
者所自春鑑仁
人之言其刻薄
此爲近之孫孰

德二年敗唐兵於壽州三年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斬
劉彥貞二月克滁州擒皇甫暉姚鳳自此唐敗周勝月
不絕書四年則唐主盡獻江北地當時出師逾載旗偃
風行周作檀來之歌唐執小朝之禮淮南十四州談笑
坐得雖其間劉仁贍殺子不悔張彥卿等千人盡死孫
晟奉使仗節李延鄆不草降表唐臣忠義足風末世然
國微地蹙勢已無救至今歛吁猶有恨於宋齊丘及馮
延巳等五鬼也齊丘助身篡逆環立復相陳覺魏岑等
皆其所引周師數至五鬼不發一策齊丘覺復縱敵不
戰迫朱元出楚禍難日殷羣小讒復入主請委政宋公
始而大言用兵既而同聲賣國有臣若此不亡已幸況

歷代史論卷十二五代

七

危削戕天寶之亂禍立宗者李林甫而爲之死者顏杲
卿建中之亂禍德宗者盧杞而爲之死者段秀實今唐

失江北實齊丘等造之反貽仁贍等以死竊國者財服
之臣殉國者冤疏之士其來久矣世宗用兵威武出討

北漢高平之戰誅樊愛能何徽等以肅軍政驍將擒李
勣然知懼所向成功淮南之克殆繇於此李璟胡適稱

輸臣節孫權事魏肅嘗奉周未若其恭順也世宗與爲
一家合其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服之以義懷之以

仁有張弛文武之道焉世宗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
耀兵未議攻取入北漢境民爭出迎始圖兼并然數十

萬眾聚太原城下民苦剽掠稍稍保山澤自固其伐唐

也。百姓爭奉牛酒將帥不恤。白甲軍興。周屢敗。比中國。
長勝之師。以一缺望亦得。而幾失。乃知周太祖舉事時。
王峻許崇。旬日掠城。非長策也。

歷代史論



卷十二

五代



南
冊
閣
文
輝
校



09565

